

宋書

卷七十七之二
七十六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6
冊數	500 (122)	
函號	別	10 1



宋書卷七十二

列傳第三十二

淺草文庫

沈約撰

文九王

文帝十九男元皇后生劬潘淑妃生濬路淑媛生孝武
 帝吳淑儀生南平王鑠高脩儀生廬陵昭王紹殷脩華
 生竟陵王誕曹婕妤生建平宣簡王宏陳脩容生東海
 王禕謝容華生晉熙王昶江脩儀生武昌王渾沈婕妤

康熙十五年重修

宋書卷七十二

列傳

一

生明帝楊脩儀生建安王休仁邢美人生晉平王休祐
蔡美人生海陵王休茂董美人生鄱陽哀王休業顏美
人生臨慶中王休倩陳美人生新野懷王夷甫荀美人
生桂陽王休範羅美人生巴陵哀王休若劭濬誕禕渾
休茂休範別有傳紹出繼廬陵孝獻王義真

南平穆王鐸字休玄文帝第四子也元嘉十七年都督
湘州諸軍事冠軍將軍湘州刺史不之鎮領石頭戍事
二十二年遷使持節都督南豫豫司雍秦并六州諸軍
事南豫州刺史時太祖方事外略乃罷南豫併壽陽
鐸爲豫州刺史尋領安蠻校尉給鼓吹一部二十六年

進號平西將軍讓不拜索虜大帥拓跋燾南侵陳穎遂
圍汝南懸瓠城行汝南太守陳憲保城自固賊晝夜
圍之憲且守且戰矢石無時不交虜多作高樓施弩以
射城內飛矢雨下城中負戶以汲又毀佛浮圖取金像
以爲大鉤施之衝車端以牽樓堞城內有一沙門頗有
機思輒設奇以應之賊多作輟蟻車以填塹因薄攻城
憲督厲將士固女牆而戰賊之死者屍與城等遂登屍
以陵城短兵相接憲銳氣愈奮戰士無不一當百殺傷
萬計汝水爲之不流相拒四十餘日鐸遣安蠻司馬劉
康祖與寧朔將軍臧質救之虜燒攻具走二十七年大

舉北伐諸蕃並出師鑠遣中兵參軍胡盛之出汝南土
蔡向長社長社戍主魯爽委城奔走既克長社遣幢主
王陽兒張略等進據小索僞豫州刺史僕蘭於大索率
步騎二千攻陽兒陽兒擊大破之到坦之等進向大索
勞楊氏鄭德玄張和各起義以應坦之僕蘭奔虎牢會
王陽兒等至卽據大索因向虎牢鑠又遣安蠻司馬劉
康祖繼坦之虜永昌王宜勤仁庫真救虎牢坦之敗走
虜乘勝逕進於尉氏津逢康祖康祖戰敗見殺賊進負
壽陽因東過與熹會於江上二十八年夏虜荊州刺史
魯爽及弟秀等率部曲詣鑠歸順其年七月鑠所生吳

淑儀薨鑠歸京師葬畢還攝本任時江夏王義恭領兖
州刺史鎮盱眙丁母憂還京師上以兖土彫荒罷南兖
併南徐州當別置淮南都督住盱眙開創屯田應接遠
近欲以授鑠旣而改授散騎常侍撫軍將軍領兵戍石
頭元凶弒立以爲中軍將軍護軍常侍如故世祖入討
劭屯兵京邑使鑠巡行撫勞劭還立南兖以鑠爲使持
節都督南兖徐兖青冀幽六州諸軍事征虜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南兖州刺史常侍如故柳元景至新亭劭親
自攻之挾鑠自隨江夏王義恭南奔使鑠守東府以腹
心防之進授侍中驃騎將軍錄尚書事餘如故邵迎蔣

侯神於宮內疏世祖年諱厭祝祈請假授位號使鑠造
策文及義軍入宮鑠與濬俱歸世祖濬卽伏法上迎鑠
入營當時倉卒失國璽事寧更鑄給之進侍中司空領
兵置佐以國哀未闕讓侍中鑠素不推事世祖又爲元
凶所任上乃以藥內食中毒殺之時年二十三追贈侍
中司徒三子敬猷敬淵敬先敬猷嗣官至黃門郎敬淵
初封安南縣侯官至後軍將軍敬先繼廬陵王紹前廢
帝景和末召鑠妃江氏入宮使左右於前逼迫之江氏
不受命謂曰若不從當殺汝三子江氏猶不肯於是遣
使於第殺敬猷敬淵敬先鞭江氏一百其夕廢帝亦殞

太宗卽位追贈敬猷侍中諡曰懷王追贈敬淵黃門侍
郎諡曰悼侯改封孝武帝第十八子臨賀王子產字孝
仁爲南平王繼鑠後未拜被殺泰始五年立晉平王休
祐第七子宣曜爲南平王繼鑠休祐死宣曜被廢還本
後廢帝元徽元年立衡陽恭王嶷第二子伯玉爲南平
王繼鑠後官至給事中昇明二年謀反誅國除
建平宣簡王宏字休度文帝第七子也早喪母元嘉二
十一年年十一封建平王食邑二千戶少而閑素篤好
文籍太祖寵愛殊常爲立第於鷄籠山盡山水之美建
平國職高他國一階二十四年爲中護軍領石頭戎亭

出爲征虜將軍江州刺史二十八年徵爲中書令領驍
騎將軍元凶弒立以宏爲左將軍丹楊尹又以爲散騎
常侍鎮軍將軍江州刺史世祖入討劭錄宏殿內世祖
先嘗以闕手板與宏宏遣左右親信周法道齋手板詣
世祖事平以爲尚書左僕射使奉迎太后還加冠軍將
軍中書監僕射如故臧質爲逆宏以仗士五十人入六
門爲人謙儉周慎禮賢接士明曉政事上甚信仗之時
普責百官讜言宏議曰臣聞建國之道咸殊興王之政
不一至於開諫致寧防口取禍固前正同軌後主共則
秦殷之敗語戮刺亡周漢之盛謗升箴顯陛下以至德

神臨垂精思治進儒禮而崇寬教哀獄法而黜嚴刑表
忠行而舉貞節辟處士而求賢異修廢官而出滯賞撤
天膳而重農食禁貴遊而弛權酷通山澤而易關梁固
已海內仰道天下知德今復開不諱之塗并直辭之路
四海希風普天幸甚舉蒙採問敢不悉心謹條鄙見置
陳如左辭理違謬伏用震讐夫用兵之道自古所慎頃
干戈未戢戰備宜修而卒不素練兵非夙習且戎衛之
職多非其才或以資厚素加或以祿薄蒂帖或寵由權
門恩自私假旣無將領虛尸榮祿至於邊城舉燧羽驛
交馳而望其擐甲推鋒立功闔外譬緣木求魚不可得

矣常謂臨難命師皆出倉卒驅烏合之衆諫造次之主
貌疎情乖有若胡越豈能使其同力拔危濟難故奔北
相望覆敗繼有今欲改選將校皆得其人分臺見將各
以配給領護二軍爲其摠統令撫養士卒使恩信先加
農隙校獵以習其事三令五申以齊其心使動止應規
進退中律然後畜銳觀釁因時而動摧敵陷堅折衝于
外孫子曰視卒如赤子故可與之共死所以張劬効爭
先之心吮癰致必盡之命豈不由恩著者士輕其生令
明者卒畢其力考心迹事如或有在妄陳膚知追懼乖
謬轉尚書令如散騎常侍將軍如故給鼓吹一部尋進

號衛將軍中書監尚書令如故宏少而多病大明二年
疾動求解尚書令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
中書監如故未拜其年薨時年二十五追贈侍中司徒
中書監如故給班劍二十人上痛悼甚至每朔望輒出
臨靈自爲墓誌銘并序與東揚州刺史顏竣詔曰宏夙
情業尚素心令績雖年未及壯願言兼申謂天道可倚
輔仁無妄雖寢患淹時慮不至禍豈圖祐善虛設一旦
永謝驚惋摧慟五內交頌平生未遠舉目如昨而賞對
遊娛緬同千載哀酷纏綿實增痛切卿情均休戚重以
周旋乖坼少時奄成今古聞問傷惋當何可言五年益

諸弟國各千戶先薨者不在其例唯宏追益子景素少
愛文義有父風大明四年爲寧朔將軍南濟陰太守徙
歷陽南譙二郡太守將軍如故中書侍郎不拜監南豫
豫二州諸軍事輔國將軍南豫州刺史又不拜太宗初
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太子左衛率加給事中冠軍
將軍南兗州刺史丹陽尹吳興太守使持節監湘州諸
軍事湘州刺史將軍並如故進號左將軍泰始六年都
督荆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左將軍荊州刺
史持節如故徵爲散騎常侍後將軍太常未拜授使持
節都督南徐南兗徐青冀六州諸軍事鎮軍將軍南

徐州刺史桂陽王休範爲逆景素雖募集兵衆以赴
廷爲名而陰懷兩端及事平進號鎮北將軍齊王爲南
兗州景素解都督時太祖諸子盡殂衆孫唯景素爲長
建安王休祐諸子並廢徙無在朝者景素好文書籍
招集才義之士傾身禮接以收名譽由是朝野翕然莫
不屬意焉而後廢帝狂凶失道內外皆謂景素宜當神
器唯廢帝所生陳氏親戚疾忌之而楊運長阮佃夫並
太宗舊隸貪幼少以久其權慮景素立不見容於長主
深相忌憚元徽三年景素防閣將軍王季符失景素旨
怨恨因單騎奔京邑告運長佃夫云景素欲反運長等

便欲遣軍討之齊王及衛將軍袁粲以下並保持之謂
爲不然也景素亦馳遣世子延齡還都具自申理運長
等乃徙季符於梁州又奪景素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自是廢帝狂悖日甚朝野並屬心景素陳氏及運長
等彌相猜疑景素因此稍爲自防之計與司馬盧江何
季穆錄事參軍陳郡殷灞記室參軍濟陽蔡履中兵參
軍略陽垣慶延左右賀文超等謀之以參軍沈顛母丘
文子左暄州西曹王潭等爲爪牙季穆薦從弟豫之爲
參軍景素遣豫之潭文超等去來京邑多與金帛要結
才力之士由是冠軍將軍黃回游擊將軍高道慶輔國

將軍曹欣之前軍韓道清長水校尉郭蘭之羽林監垣
祗祖並皆響附其餘武人失職不得志者莫不歸之特
廢帝羣馬獨出遊走郊野曹欣之謀據石頭韓道清郭
蘭之欲說齊王使同若不回者圖之候廢帝出行因衆
作難事竟奉景素景素每禁駐之未欲忽忽舉動運長
密遣僮人周天賜僞投景素勸爲異計景素知爲運長
所遣卽斬之遣司馬孫謙送首還臺元徽四年七月垣
祗祖率數百人奔景素云京邑已潰亂勸令速入景素
信之卽便舉兵負戈至者數千人運長等常疑景素有
異志及聞祗祖叛走便纂嚴備辨齊王出屯玄武湖冠

軍將軍任農夫黃回左軍將軍李安民各領步軍右軍
將軍張保率水軍并北討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段佛
榮爲都統其餘衆軍相繼進冠軍將軍齊王世子鎮東
府城齊王知黃回有異圖故使安民佛榮俱行以防之
景素欲斷據竹里以拒臺軍垣慶延祗祖沈顓等曰今
天晴旱熱臺軍遠來疲困引之使至以逸待勞可一戰
而克也殷灞等固爭不能農夫等旣至放火燒市邑而
垣慶延等各相顧望並無鬪志景素本乏威略恆擾不
知所爲恃張保水軍泊西渚景素左右勇士數十人並
荆楚快手自相要結擊水軍應時摧陷斬張保而諸

不相應赴復爲臺軍所破臺軍旣薄城池顓先衆叛走
垣祗祖次之其餘諸軍相係奔敗左暄驍果有膽力欲
爲景素盡節而所配兵力甚弱猶力戰不退於萬歲樓
下橫射臺軍不能禁然後退散右衛殿中將軍張倪奴
前軍將軍周盤龍攻陷京城倪奴禽景素斬之時年二
十五卽葬京口垣慶延祗祖左暄賀文超並伏誅殷灞
蔡履徙梁州何季穆先遷官故不及禍其餘皆逃亡值
赦得免景素旣敗曹欣之反告韓道清郭蘭之之謀道
清等並誅黃回高道慶等齊王撫之如舊景素子延齡
及二少子並從誅其年冬封長沙成王義欣子勳第三

子恬爲秭歸縣侯食邑千戶繼宏後順帝昇明二年卒
國除張倪奴以禽景素功封筑陽縣侯食邑千戶景素
敗後故記室參軍王螭故主簿何昌寓並上書訟景素
之寃齊受禪建元初故景素秀才劉璉又上書曰臣聞
曾子孝於其親而沈乎水介生忠於其主而焚於火何
則仁也不必可依信也不必可恃昔者墨翟議雲梯於
荆臺之下宋人逐之夷叔爲衛軍隱難於晉公子殪之
李牧北逝疆胡之旗南拒全秦之卒趙左不圖其功賜
以利劔陳蕃白首固義忘生事主漢靈不明其忠卒被
刑戮彼數子者皆身栖青雲之上而困於泥塵之裏誠
以危行不容於衰世孤立聚尤於衆人加讒譖蛆蠱其
中謗隙蜂飛而至故也臣聞浸潤之行骨肉離絕疑似
一至君臣易心此中山所以歔歔奏樂孟博所以慷慨
囊頭者也臣每惟故舉將宋建平王之禍悲徹骨髓氣
疑霜霰今琬鼎啓運人神改物生罪尚宥死寃必申臣
誠不忍王之負謗而不雪故敢明言其理臣聞孝悌爲
志者不以犯上曾子不逾薪而變知其不爲暴也秦仁
獲麇知其可爲傳也臣聞王之事獻太妃也朝夕不違
養甘苦不見色帳下進珍饌太妃未食王投箸輟飯太
妃起居有不安王傍行蓬髮臣聞求忠臣者於孝子之

門安有孝如王而不忠者乎其可明一也當泰始元徵
中王公貴人無謁景寧陵者王獨抗情而行不以趨時
捨義出鎮入朝必俛拜陵所王尚不棄先君豈背今君
乎其可明二也王博聞而容衆與諫而愛士與人言响
响若有傷聞人之善譽而進之見人之惡掩而誨之李
蔚之蓬廬之寒素也王枉駕而訊之何季穆等宣簡王
之舊也王提挈以升之王虛已以厚天下之士尚不欲
傷一人之心何乃親戚圖相蒞膾乎其可明三也臣昔
以法曹參軍奉訊於聽朝之末王每斷獄降聲辭和顏
色以待士女之訟時見夏伯以童子縲繫王愴然改貌
用不加刑徐州嘗歲飢王散秩粟俸帛以繼民之乏獨
理寃疑咸息繇務所在皆有變於民臣聞善人國之紀
也安有仁於民庶而虐其宗國者乎其可明四也王脩
身潔行言無近雜內去聲酌之娛外無田弋之好每所
臨踐不加穿築直衛不繁第宅無改荆州高齋刻楹柏
構王廢而不處昔朝廷欲恩王東陵甲第又辭而不當
兩宮所遺珍玩塵於笥篋無它嬖私不耽內寵姬嬙數
人皆詔令所賜王身食不餘一肉器用瓦素時有獻鏤
玉器王顧謂何昌寓曰我持此安所用哉乃謝而反之
王恭已蹈義若此其可明五也王之在荊州也時獻太

妃初薨宋明帝新棄天下京畿諸王又相繼非命王乃徵入爲太常楚下人士並勸勿下王謂爲臣而距先皇之命不忠爲子不奉親之寃宍不孝於是棄西州之重而匍伏北闕王若志欲倔強優應高枕江漢何爲屈折而受制於人乎其可明六也王名高海內義重太山耆幼懷仁士庶慕德故從昏者忌明同枉者毀正搦茲爲鉤張一作百行坐欬噓皆生上風塵會王季符負臯流謗事會讒人之心權醜相扇鳴梟奮翼王雖邁愍離凶而誠分彌款散情中孚揮席蕭素虞玩之銜使歸旋世子入質京邑續解徐州請身東第後求會稽降階外撫虞玩殷煥實爲詮譯誠心殷勤備畱聖聽王若併張跋扈何事若斯其可明七也自是以後日同殊論蒼梧之襄德旣彰羣小之姦慝彌廣下盈其毒上不可依時長王並見誅鋤公卿如蹈虎尾衆人翕翕莫不住仰於王廂閣諸人同謀異志王心不從利忠不背本執周天賜而斬之以距王宜與等遣司馬孫謙歸款朝廷王若欲擬非覬寧當如此乎其可明八也又是年五月以後道路皆謂阮佃夫等欲潛圖宮禁因兵北襲而黃回高道慶等傳構其事武人獎亂夏相恐脅至六月而京師徵賦車徒將講衆北壘都鄙疑駭僉言釁作垣祗祖因民情

囂蕩場聲北奔給辭惑衆竄亂極禍會州人自都還說掖門已閉殊不知臺中安不王旣素籍異論謂爲信然收率疲弱志在投散冰炭在懷但恐遲後何圖兵以順出翻爲逆動乎夫往來之人誼譁幻惑皆出輦轂非從徐州起也且臺以六月晦夜無何呼北兵已至皆登陴抽刃而朱方七月朔猶緩帶從容其晚聞京都變亂始乃鳩兵簡甲耳王豈先造禍哉其可明九也王聞京室有難坐不安食不甘言及太后未嘗不交巾掩泣又臨危之際撫楹而嘆曰吾恐一才於斯絕矣茲豈不誠在本朝以天下爲憂乎自非深忠遠槩孰能身滅之不恤獨眷眷國家安危哉其可明十也夫王起兵之日止在匡救昏難放殛姦盜非它故也請較言之當時君臣之道治亂云何楊運長阮佃夫爲有臯邪爲無臯邪若其無臯何故爲戮若其有臯討之何辜王豈不知君親之無將乎顧以救火之家豈遑先白丈人非不恭也徒以運屬陵喪智力無所用之蹉跌傾覆此乃時也豈謂反乎果然今日王亡明日宋亡王何負於社稷何媿于天下哉臣聞武王克商未及下車而封王子之墓漢高定天下過大梁躡燕代脩信陵之祀存望諸之裔晉世受命亦追王陵之寃而詔其孫爲郎夫比于殷辛之罪人

也無忌魏之疑臣也樂毅燕之逃將也彥雲齊之賊而
晉害也適逢聖明之君革運創制昭功誠蕩嫌怨請議
以天下之善也或殊世而相明故四賢咸濟其令問三
后馳光於萬葉君子榮其輝小人服其義今陛下尊英
雄之高軌振逸世之奇聲何至仍衰世之異議以掩賢
人之名哉若王之中外不明終始悖德臣懼方今之人
不復爲善矣且世之興衰何代無有今齊苗裔萬世之
後其能無汚隆乎苟前良可廢何以勸後之能者伏願
上同周漢西晉之如彼下爲來胤垂範之如此儻能降
明詔箋枉道使往王得洗謫議極冥魂賜以王禮反葬
則民之從義猶若回風之卷草也臣聞鶴鳴臯垤則略
陰吐雨騰蛇登躍而沈雲鬱冥但傷匠石言輕落毛身如
橫芥神高聽邈終焉莫省直欲內不負心庶將來知王
之意耳又不省至今上卽位乃下詔曰宋建平王劉景
素名父之子少敦清尚雖末路失圖而原心有本年流
運改宜弘優澤可聽以王禮還葬舊墓

晉熙王昶字休道文帝第九子也元嘉二十二年年十
歲封義陽王食邑二千戶二十七年爲輔國將軍南彭
城下邳二郡太守元凶弒立加散騎常侍世祖踐祚遷
太常出爲東中郎將會稽太守尋監會稽東陽臨海永

嘉新安五郡諸軍事孝建元年立東楊州郡昶爲刺史
東中郎將如故進號後將軍大明元年徵爲秘書監領
驍騎將軍加散騎常侍遷中軍將軍南彭城下邳二郡
太守又出爲都督江州郢州之西陽豫州之新蔡晉熙
二郡諸軍事前將軍江州刺史三年徵爲護軍將軍給
鼓吹一部增邑千戶轉中書令中軍將軍尋以本號開
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太常從世祖南巡坐斥皇太
后龍舟免開府尋又以加授前廢帝卽位出爲使持節
都督徐兗南兗青冀幽六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征北
將軍徐州刺史加散騎常侍開府如故昶輕訛福急不
能祗事世祖大明中常被嫌責民間喧然常云昶當
異志永光景和中此聲轉甚廢帝旣誅羣公彌縱狂悖
常語左右曰我卽大位來遂未常戒嚴使人邑邑江夏
王義恭誅後昶表入朝遣典籤遽法生銜使帝謂法生
曰義陽太宰謀反我正欲討之今知求還甚喜又屢詰
問法生義陽謀反何故不啓法生懼禍叛走還彭城帝
因此北討親率衆過江法生旣至昶卽聚衆起兵統內
諸郡並不受命斬昶使將佐文武悉懷異心昶知其不
捷乃夜與數十騎開門北奔索虜棄母妻唯攜愛妾一
人作文夫服亦騎馬自隨昶家還都二妾各生一子特

太宗已卽位名長者曰思遠小者曰懷遠尋並卒追封
懷遠爲池陽縣侯食邑千戶泰始六年以第六皇子夔
字仲綏繼昶改昶封爲晉熙王夔襲爵食邑三千戶太
宗旣以夔繼昶乃下詔曰夫虎狼護子猴獍負孫毒性
薄情亦有仁愛故識念氣類尚均群品況在人倫可忘
天屬晉熙太妃謝氏沈刻無親物理宰比征北公雖孝
道無替而遭此不慈自少及長闕恩鞠之闕乃至休否
莫關寒溫不訪晨昏屏塞定省靡因事無違忤動致誚
責毒句發口人所難聞加惡備苦過於讎隙遂事情於
宗姻義傷於行路公故妃郝氏婦禮無違逢此嚴酷
以憂卒用天盛年又謝氏食則豐珍衣則文麗奉已之
餘播羣羣下而諸孫纒不溫體食不克飢付於姆妳之
手縱以任軍之路遇其所生棄若糞土縑縷比於重囚
窮困過於下使誠皇規方遠沙塞將一公脩短不諱亦
難豫圖兼妾女累弱一第領主防閑之道人理斯急朕
所以詔第六子夔奉公爲胤欲以毗整一門爲公繼紹
但謝氏待骨肉至親尚相棄蔑況以義合免苦爲難患
萌防漸危機須斷便可還其本家削絕蕃秩先是改謝
氏爲射氏時主幼時艱宗室寡弱元徽元年夔年四歲
以爲使持節監郢州豫州之西陽司州之義陽二郡諸

軍事征虜將軍鄧州刺史以黃門郎王奐爲長史摠府
州之任明年太尉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舉兵逼朝廷
變遣中兵參軍馮景祖襲尋陽休範留中兵參軍毛思
運州別駕程罕之居守開門詣景祖降進變號安西將
軍加督江州諸軍事復昶所生謝氏爲晉熙國太妃四
年又進變鎮西將軍加鼓吹一部順帝卽位徵爲使持
節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撫軍將軍揚州刺史先是
齊世子爲變安西長史行府州事時亦被徵爲左衛將
軍與變俱下會荊州刺史沈攸之舉兵反世子因奉變
鎮尋陽之益城據中流爲內外形援攸之平變還京邑

齊王爲南徐州變解督南徐進督南豫江州諸軍事進
號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遷司徒齊受禪解司徒降
封隆安縣侯食邑千五百戶謀反賜死

始安王休仁文帝第十二子也元嘉二十九年年十歲
正爲建安王食邑三千戶孝建三年爲秘書監領步兵
校尉尋都督南兗徐二州諸軍事冠軍將軍南兗州刺
史大明元年入爲侍中領右軍將軍四年出爲湘州刺
史加散騎常侍加號平南將軍八年遷使持節督江州
南豫州之晉熙新蔡鄧州之西陽三郡諸軍事安南將
軍江州刺史未拜徙爲散騎常侍太常又不拜仍爲護

軍將軍常侍如故前廢帝永光元年遷領軍將軍常侍
如故景和元年又遷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諸
軍事安西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未之任留散騎常
侍護軍將軍又加特進左光祿大夫給鼓吹一部特廢
帝狂悖無道誅害羣公忌憚諸父並囚之殿內殿捶凌
曳無復人理休仁及太宗山陽王休祐形體並肥壯帝
乃以竹籠盛而稱之以太宗尤肥號爲猪王號休仁爲
殺王休祐爲賊王以三王年長尤所畏憚故常錄以自
近不離左右東海王禕凡劣號爲驢王桂陽王休範巴
陵王休若年少故並得從容嘗以米槽盛飯內諸雜食

攬令和合掘地爲坑竄實之以泥水俛太宗內坑中和
槽食置前令太宗以口就槽中食用之爲歡笑欲害太
宗及休仁休祐前後以十數休仁多計數每以笑調佞
諛悅故得推遷常於休仁前使左右淫逼休仁所生楊
天妃左右並不得已順命以至右衛將軍劉道隆道
隆歡以奉旨盡諸醜狀時廷尉劉濛妾孕臨月迎入後
宮冀其生男欲立爲太子太宗嘗忤旨帝怒乃俛之縛
其手脚以杖貫手脚內使人擔付太官曰卽日屠猪休
仁笑謂帝曰猪今日未應死帝問其故休仁曰待皇太
子生殺猪取其肝肺帝意乃解曰且付廷尉一宿出之

帝將南遊荆湘二州明旦欲殺諸父便發其夕太宗克
定禍難殞帝於華林園休仁即日推崇太宗便執臣禮
明旦休仁出任東府時南平廬陵敬先兄弟爲廢帝所
害猶未殞殮休仁休祐同載臨之開帷歡笑奏鼓吹往
反時人咸非焉先是廢帝進休仁爲驃騎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常侍如故未拜太宗令書以爲使持節侍中
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司徒尚書令揚州刺史加班
劔二十人給三望十五乘時劉道隆爲護軍休仁請求
解職曰臣不得與此人同朝上乃賜道隆死尋諸方逆
命休仁都督征討諸軍事增班劔三十人出據虎檻進

據赭圻尋領太子太傅摠統諸軍隨宜應接中流平定
休仁之力也初行與蘇侯神結爲兄弟以求神助及事
平太宗與休仁書曰此段殊得蘇侯兄弟力增休仁邑
四千戶固辭乃受千戶上流雖平薛安都據彭城招引
索虜復都督北討諸軍事又增邑三千戶不受時豫州
刺史殷琰據壽陽未平晉平王休祐先督征討諸軍事
休祐出領江陵休仁代督西討諸軍事泰始五年進都
督豫司二州休仁年與太宗隣亞俱好文籍素相愛友
及廢帝世同經危難太宗又資其權譎之力泰初初四
方逆命兵至近畿休仁親當矢石大勲克建任總百揆

親寄甚隆朝野四方莫不輻奏上漸不悅休仁悟其旨
其冬表解揚州見許六年進位太尉領司徒固讓又加
漆輪車劔履太宗末年多忌諱猜害稍甚休仁轉不自
安及殺晉平王休祐憂懼彌切其年上疾篤與楊運長
等爲身後之計慮諸弟彊盛太子幼弱將來不安運長
又慮帝晏駕後休仁一旦居周公之地其輩不得秉權
彌贊成之上疾嘗暴甚內外莫不屬意於休仁主書以
下皆往東府休仁所親信豫自結納其或直不得出者
皆恐懼上既宿懷此意至是又聞物情向之乃召休仁
入見既而又謂曰夕可停尚書下省宿明可早來其夜

遣人齋藥賜休仁死時年三十九上寢疾久內外隔絕
慮人情有同異自力乘輦出端門休仁死後乃詔曰夫
無將之誅諒惟通典知咎自引寔有偏介劉休仁地屬
密親位居台重朕友寄特深寵秩兼茂不能弘贊國猷
禪宣政道而自處相任妄生猜嫌側納羣小之說內懷
不逞之志晦景蔽迹無事陽愚因近疾患沉篤內外憂
悚休仁規逼禁兵謀爲亂逆朕豈惟天倫未忍明法申
詔誥礪辨覈事原休仁慙恩懼罪遽自引決追尋悲痛
情不自勝思屈法科以申矜悼可宥其二子并全封爵
但家國多虞纒起台輔永尋旣往感慨追深有司奏曰

臣聞明罰無親情屈於司綱國典有經威申於義滅是以梁趙之誅跣出稱過來言之罰克人致動謹案劉休仁苞蓄禍迹事蔽於天明竄匿沉姦情宣於民聽自以屬居戚近早延恩睦異禮殊義望越常均往歲授鉞南討本非才命啓行濃湖特以親攝仰遵廟略俯藉衆効屬承奉運竊附成勲而亟叨天功多自臧伐旣聖明御寓躬覽萬機百司有紀官方無越而休仁矜勲怙貴自謂應摠朝權遂妄生疑難深自猜外故司空晉平刺王休祐少無令業長滋貪暴蒞任陝荆毒流西夏編戶嗟散列邑雕虛聖澤含弘未明王憲亟與休仁論其愆述

辭意旣密不宜傳廣遂飾容旨反相勸激休祐以休仁位居朝右任遇優崇必能爲已力援故深相黨結休祐於是輸金薦寶承顏投意造郟之間必論朝政遂無日不俱行無時不同宿聲酣聚集密語清閑休仁含姦扇惑善於計數說休祐使外託專慎之法密行貪詐之心謂朝廷不覺人莫之悟休祐遂乃外積怨懼內協禍心旣得贊激凶慝轉熾與休仁共爲姦謀潛伺機隙圖造釁變規肆凶狡休仁致殞倉卒寔維天誅而晉平國太妃妾邢不能追慙子惡上感曲恩夏懷不逞巫蠱呪詛休仁因聖躬不和猥謀姦逆滅道反常莫斯爲甚殄肆

朝市庶申國刑而法網未加自引厥命天慈矜厚減法
崇恩賜全二息及其爵封斯誠弘風曠德貫絕通古然
非所以棄惡流釁懲懼亂臣者也臣等參議謂宜追降
休仁爲庶人絕其屬籍見息悉徙遠郡休祐愆謀始露
亦宜裁黜徙削之科一同舊準收刑付獄依法窮治詔
曰邢匹婦狂愚不足與計休仁知釁自引情有追傷可
特爲降始安縣王食邑千戶并停伯融等流徙聽襲封
爵伯猷先紹江夏國令還本賜爵鄉侯上旣殺休仁慮
人情驚動與諸方鎮及諸大臣詔曰休仁致殞卿未具
悉事之始末今疏以相示休祐貪恣非政法網之所不
容昔漢梁孝王淮南厲王無它釁悖正以越漢制度耳
况休祐吞嚙聚斂爲西數州之蝗取與鄙虐無復人情
屢得王景文褚淵沈攸之等啓陳其辜惡轉不可容吾
篤兄弟之恩不欲致之以法且每恨大明兄弟情薄親
見休祐屯苦之時始得寬寧彌不忍問所以改授徐州
冀其去朝廷近必應能自悛革及拜徐州未及之任僂
徵動萬端暴濁愈甚旣每爲民蠹不可復全休仁身粗
有知解兼爲宰相又吾與其兄弟情昵特復異常頗與
休仁論休祐釁狀休祐以休仁爲吾所親必應知吾意
又云休仁言對能爲損益遂多與財賂深相結事乃寢

必同宿行必共事休仁性軟易感說遂成繾綣共爲一家是吾所吐密言一時倒寫吾與休仁少小異常唯虛心信之初不措疑雖爾猶慮清閑之時非意脫有聞者吾近向休祐推情戒訓嚴切休祐更不復致疑休祐死後吾將其內外左右問以情狀方知言語漏泄并具之由彌日懊惋心神萎孰休仁又說休祐云汝但作佞此法自足安我常乘許爲家從來頗得此力但試用看有驗不休祐從之於是大有獻奉言多乖實積惡旣不可恕自休祐殞亡之始休仁款曲共知休仁旣無辜豐王相本若一體吾之推意初無有間休祐貪愚爲天下

疾致殞之本爲民除患兄弟無復多人彌應思弔不咸益相親信休祐平生狼抗無賴吾慮休仁往哭或生祟禍且吾爾日本辨仗往哭晚定不行吾所以爲設方倭呼入在省而休仁得吾召人大自驚疑遂入辭楊太妃顏色狀意甚與常異旣至省楊太妃驟遣監子去來參察從此日生嫌懼而吾之推情初不疑覺從休祐死後吾再幸休仁第飲噉極日排閣入內初無猜防休仁坐生嫌畏一日吾春中多期射雉每休仁清閑多往雉場中或教使陪輦及不行日多不見之每值霄休仁輒語左右云我已復得今日及在房內見諸妓妾恒語我

云不知朝夕見底若一旦死去作鬼亦不取汝取汝正是亂人耳休祐死時日已三牖吾射雉始從雉場出休仁從騎在右伏野中吾遣人召之稱云腹痛不堪騎馬爾時諸王車皆停在朱雀門裏日既暝不暇遠呼車吾衣書車近在離門裏敕呼來下油幢絡擬以載之吾由來諳悉其體有冷患聞腹痛知必是冷乃敕太醫上省送供御高粱薑飲以賜之休仁得飲忽大驚告左右稱敗今日了左右答曰此飲是御師名封題休仁乃令左右先飲竟猶不堪信乃僊俛墜之裁進一合許妄生嫌貳事事如是由來十日五日一就問太妃自休祐死後每吾詔必先至楊太妃問如分別狀休仁由來自營府國興生文書二月中史承祖齋文書呈之忽語承祖云我得成許那何煩將來吾虛心如舊不復見信既懷不安大自嫌恐惟以情理不容復有善心休仁既經南討與宿衛將帥經習狎共事相識者布滿外內常日出入於廂下經過與諸相識將帥都不交言及吾前者積日失適休仁出入殿省諸衛主帥裁相悉者無不和顏厚相撫勞爾時吾既甚惡意不欲見外人悠悠所傳互言差劇休仁規欲聞知方便使曇度道人及勞彥遠屢求啓闕覘吾起居及其所啓皆非急事吾意亦不厝疑吾

與休仁親情實異年少以來恒相追隨情向大趣亦往往多同難否之日每共契闊休仁南討爲都統既有勲績狀之於心亦何極已但休仁於吾望既不輕小人無知亦多挾背向既生猜貳不復自寧夫禍難之由皆意所不悟如其意趣人莫能測事不獲已反覆思惟不得不有近日處分夫於兄弟之情不能無厚薄休祐之亡雖復悼念猶可以理割遣及休仁之殞悲愍特深千念不能已已舉言傷心事之細碎既不可曲載詔文恐物不必卽解兼欲存其兒子不欲窮法爲詔之辭不得不云有兵謀非事實也故相報卿知上與休仁素厚至於相害慮在後嗣不安休仁既死痛悼甚至謂人曰我與建安年時相鄰少僂狎從景和泰始之間勲誠實重專計交切不得不相除痛念之至不能自己今有一事不如與諸侯共說權適之方於今盡矣因流涕不自勝子伯融妃殷氏所生殷氏吳興太守冲女也范陽祖翻有醫術姿貌又美殷氏有疾翻入視脈說之遂通好事世遣還家賜死伯融歷南豫州刺史琅邪臨淮二郡太守寧朔將軍廣州刺史不之職廢徙丹楊縣後廢帝元徽元年還京邑襲封始興王弟伯猷初出繼江夏愍王伯禽封江夏王邑二千戶休仁死後還本與伯融俱徙丹

楊縣後廢帝元徽元年賜爵都鄉侯建平王景素為逾
楊運長等畏忌宗室稱詔賜伯融等死伯融時年十九
伯猷年十一

晉平刺王休祐文帝第十三子也孝建三年年十一封
山陽王食邑二千戶大明元年為散騎常侍領長水校
尉尋遷東揚州刺史未拜徙湘州刺史加號征虜將軍
四年還為秘書監領右軍將軍增邑千戶遷侍中又遷
左中郎將都官尚書又為秘書監領驍騎將軍出為使
持節都督豫司二州南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右將軍豫
州刺史景和元年入朝進號鎮西大將軍仍遷散騎常

侍鎮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太宗定亂以為使持節
都督荆湘雒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
荊州刺史開府常侍如故又改都督江郢雒湘五州江
州刺史又改都督江南豫司州南豫州刺史改都督豫
江司三州豫州刺史時豫州刺史殷琰據壽陽反叛休
祐出鎮歷陽督劉劭等討琰琰未平劭築長圍守之休
祐復徙都督荆湘雒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荊州
刺史持節常侍將軍開府並如故增封二千戶受五百
戶以山陽荒敝改封晉平王休祐素無才能彊梁自用
大明之世年尚少未得自專至是貪淫好財色在荊州

哀刻所在多營財貨以短錢一百賦民田登就來白米
一斛米粒皆令徹白若有破折者悉刪簡不受民間糴
此米一升一百至時又不受米評米責錢凡諸求利皆
悉如此百姓嗷然不復堪命泰始六年徵爲都督南徐
南兗徐兗青冀六州諸軍事南徐州刺史加侍中持節
將軍如故上以休祐貪虐不可莅民留之京邑遣上佐
行府州事休祐狼戾彊梁前後忤上非一在荊州時左
右苑景達善彈碁上召之休祐留不遣上怒詰責之曰
汝剛戾如此豈爲下之義積不能平且慮休祐將來難
制欲方便除之七年二月車駕於巖山射雉有一雉不
肯入場日暮將反令休祐射之語云不得雉勿歸休祐
時從在黃麾內左右從者並在部伍後休祐便馳去上
遣左右數人隨之上旣還前驅清道休祐人從悉分散
不復相得上因遣壽寂之等諸將追之日已欲闔與休
祐相及逼令墜馬休祐素勇壯有氣力奮拳左右排擊
莫得近有一人後引陰因頓地卽共毆拉殺之乃遣人
馳白上行唱驃騎落馬上日驃騎體大落馬殊不易卽
遣御醫絡驛相係頃之休祐左右人至久已絕去車脚
輿以還第時年二十七追贈司空持節侍中都督刺史
如故給班劍二十人三望車一乘時巴陵王休若在江

陵其日卽馳信報休若曰吾與驃騎南山射雉驃騎馬
驚與直閣夏文秀馬相踰文秀墮地驃騎失韉馬驚觸
松樹墮地落礪中時頓悶不識人故馳報弟其年五月
追免休祐爲庶人長子仕蕃早卒次子宣翊爲世子爲
寧朔將軍湘州刺史未拜免廢次士弘繼陽哀王休
業襲封被廢還本次宣彥封原豐縣侯爲寧朔將軍彭
城太守未拜免廢次宣諒次宣曜出繼南平穆王鏐封
被廢還本次宣景次宣梵次宣覺次宣受次宣則次宣
直次宣李凡十三子並徙晉平郡太宗尋病見休祐爲
崇乃遣前中書舍人劉休至晉平撫慰宣翊等上遂崩
後廢帝元徽元年聽宣翊等還都順帝昇明三年謀反
並賜死

鄱陽哀王休業文帝第十五子也孝建二年年十一封
鄱陽王食邑二千戶三年薨追贈太常大明六年以山
陽王休祐次子士弘嗣封被廢還本國除
臨慶冲王休倩文帝第十六子也孝建元年年九歲疾
篤封東平王食邑二千戶未拜薨大明七年立第二十
七皇子子嗣爲東平王紹休倩後太宗泰始二年還本
國絕六年以第五皇子智丹爲東平王繼休倩未拜薨
其年追改休倩爲臨慶王以臨賀郡爲臨慶國立第八

皇子躋爲臨慶王食邑二千戶繼休備後明年還本國
休備太祖所愛故前後屢加紹嗣

新野懷王昺父文帝第十七子也元嘉二十九年薨時
年六歲太宗泰始五年追加封諡

巴陵哀王休若文帝第十九子也孝建三年年九歲封
巴陵王食邑二千戶大明二年爲冠軍將軍南琅琊臨
淮二郡太守徙南彭城下邳二郡太守將軍如故四年
出爲都督徐州諸軍事刺史將軍如故增督豫州之梁
郡增邑千戶明年徵爲散騎常侍左右郎將吳興太守
復徵爲散騎常侍太常未拜前廢帝永光元年遷左

將軍太宗泰始元年遷散騎常侍中書令領衛尉未拜
復爲左衛將軍常侍衛尉如故又未拜出爲使持節都
督會稽東陽永嘉臨海新安五郡諸軍事領安東陽永
會稽太守率衆東討進督吳興晉陵三郡尋加散騎
常侍進號衛將軍給鼓吹一部又進督晉安 關 二郡
諸軍事二年遷梁雍南北秦四州荊州之竟陵隨二郡
諸軍事寧蠻校尉雍州刺史持節常侍將軍如故增邑
二千戶受三百戶前在會稽錄事參軍陳郡謝沈以論
侵事休若多受賄賂時內外戒嚴普著袴褶沈居母喪
被起聲樂醅飲不異吉人衣冠旣無殊異並不知沈居

喪嘗自稱孤子衆乃駭愕休若坐與沈襲贖致有姦私
降號鎮西將軍又進衛將軍典籤夏寶期事休若無禮
繫獄啓太宗殺之慮不被許啓未報輒於獄行刑信反
果錮送而寶期已死上大怒與休若書曰孝建大明中
汝敢行此耶使其毋加杖三百降號左將軍貶使持節
都督爲監行雒州刺史使寧蠻校尉削封五百戶四年
遷使持節都督湘州諸軍事行湘州刺史如故六年荆
州刺史晉平王休祐入以休若監荆州事進號征南將
軍湘州刺史仍爲都督荆湘雒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
軍事征西將軍荆州刺史持節如故尋加散騎常侍又
進號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七年晉平王休祐被
殺連安王休仁見疑哀邑譌言云有至貴之表太宗以
言報之休若內甚憂懼會被徵代休祐爲都督南徐南
兗徐兗青冀六州諸軍事征北大將軍南徐州刺史持
節常侍開府如故休若腹心將佐咸謂還朝必有大禍
中兵參軍京兆王敬先因陳不宜入勸割據荆楚以距
朝廷休若僞許之敬先旣出執錄馳使白太宗敬先坐
誅死休若至京口建安王休仁又見害益懷危慮上以
休若和善能諧緝物情慮將來傾幼主欲遣使殺之慮
不奉詔徵入朝又恐猜駭乃僞遷休若爲都督江郢

廣交豫州之西陽新蔡晉熙湘州之始興四郡諸軍事
車騎大將軍江州刺史持節常侍開府如故徵還召拜
手書殷勤使赴七月七日卽於第賜死時年二十四贈
侍中司空持節都督刺史如故給班劔二十人三望車
一乘休若旣死上與驃騎大將軍桂陽王休範書曰外
間有一師姓徐名紹之狀如狂病自云爲塗步郎所使
去三月中忽云神語道巴陵王應作天子汝使巴陵王
密知之於是師便訪覓休若左右人不能得東宮典書
姓何者相識數去來師解神語東宮典書具道神語東
宮典書答云我識巴陵間一左右當爲汝向道數日東
宮典書復來師云我已爲汝語巴陵左右道因達巴陵
巴陵具知云莫聲但聽又頃者史官奏天文占候頌云
休若應掖異端神道芒昧乃不可全信然前後相準略
亦不無髣髴且帖肆間自大明以來有若好之謠于今
未止詔若百重章句皆配以美辭美事諸不逞之徒咸
云必是休若休若且知道路有異音里巷有若好之謠
在西已奇懼致王敬先吐猖狂之言近休祐休仁被誅
休若彌不自安又左右多是不相當負罪之徒恒說以
道路之言叩動之相與唱云萬民之心屬在休若感激
其意尋休若從來心迹殊有可嫌劉亮問高次祖汝一

應識此人當給休若休若在東縱恣羣下無本未還朝
被貶爵位小退次祖被亮使歸過問訊大泣語次祖云
我東行是一段功在郡橫爲羣小輩過失大被貶降我
實憤怨不解劉輔國何意不作次祖答云劉輔國蒙朝
庭生成之恩豈容有此理推此已是有奇意吾使諸王
在蕃正令優游而已本不以武事而休若在西廣召弓
馬健兒都不啓聞又戾道明等昔親爲賊罪應萬死休
若至西大信遇之乃潛將往不啓京吾知汝意謂休若
處奉因事事何如心迹旣不復可測因其還朝在弟與
書事事詰請於內許密自引分狀如暴疾致故差得於

其名位及見子悉得全也休若旣是汝弟使其復心得
申者汝得守台城邊作太尉公邪非但事關計亦於汝
甚切汝可密白荀太妃令知廬江王禕昔在西州故上
云台城邊也休若子冲始襲封順帝昇明三年薨會齊
受禪國除

史臣曰詩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古人畏亂世也太宗
晚途疑隙內成尋斧所加先自至戚晉刺以曠暴摧軀
巴哀由和良醜體保身之路未知攸適昔之戒子慎勿
爲善將遠有以乎

宋書卷七十三

列傳第三十三

梁沈約撰

顏延之

顏延之字延年琅邪臨沂人也曾祖含右光祿大夫祖
約零陵太守父顯護軍司馬延之少孤貧居負郭室巷
甚陋好讀書無所不覽文章之美冠絕當時飲酒不護
細行年三十猶未婚妹適東莞劉憲之穆之子也穆之

既與延之通家又聞其美將仕之先欲相見延之不往也後將軍吳國內史劉柳以爲行參軍因轉主簿豫章公世子中軍行參軍義熙十二年高祖北伐有宋公之授府遣一使慶殊命參起居延之與同府王參軍俱奉使至洛陽道中作詩二首文辭藻麗爲謝晦傳亮所賞宋國建奉常鄭鮮之舉爲博士仍遷世子舍人高祖受命補太子舍人鴈門人周續之隱居廬山儒學著稱永初中徵詣京師開館以居之高祖親幸朝彥畢至延之官列猶卑引升上席上使問續之三義續之雅佚無辯延之每折以簡要既連挫續之上又使還自敷釋言約理暢莫不稱善徙尚書儀曹郎太子中舍人時尚書令傅亮自以文義之美一時莫及延之負其才辭不爲之下亮甚疾焉廬陵王義真頗好辭義待接甚厚徐羨之等疑延之爲同異意甚不悅少帝卽位以爲正負郎兼中書尋徙負外常侍出爲始安太守領軍將軍謝晦謂延之曰昔荀勗忌阮咸斥爲始平郡今卿又爲始安可謂二始黃門郎殷景仁亦謂之曰所謂俗惡俊異世疵文雅延之之郡道經汨潭爲湘州刺史張紀祭屈原文以致其意曰恭承帝命建旗舊楚訪懷沙之淵得捐佩之浦弭節羅潭艤舟汨渚敬祭楚三閭大夫屈君之靈

蘭薰而摧玉貞則折物忌堅方人諱明潔曰若先生逢
辰之缺溫風迨時飛霜急節羸辛邁紛昭懷不端謀折
儀尚貞蔑椒蘭身絕郢闕迹遍湘干比物荃蓀連類龍
鸞聲溢金石志華日月如彼樹芬實穎實發望泪心歎
瞻羅思越藉用可塵昭忠難闕元嘉三年羨之等誅徵
爲中書侍郎尋轉太子中庶子頃之領步兵校尉嘗遇
甚厚延之好酒踈誕不能斟酌當世見劉湛殷景仁專
當要任意有不平常云天下之務當與天下共之豈一
人之智所能獨了辭甚激揚每犯權要謂湛曰吾名器
不升當由作卿家史湛深恨焉言於彭城王義康出爲
永嘉太守延之甚忿憤乃作一君詠以述竹林七賢山
濤王戎以貴顯被黜詠嵇康曰鸞翮有時鍛龍性誰能
馴詠阮籍曰物故可不論塗一君能無慟詠阮咸曰屢薦
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詠劉伶曰韜精日沉飲誰知非荒
宴此四句蓋自序也湛及義康以其辭旨不遜大怒時
延之已拜欲黜爲遠郡太祖與義康詔曰降延之爲小
邦不政有謂其在都邑豈動物情罪過彰著亦士庶共
悉直欲選代今思愆里閭猶復不悛當驅往東土乃至
難恕自可隨事錄治殷劉意咸無異也乃以光祿勳
仲遠代之延之與仲遠世素不協屏居里巷不豫人間

者七載中書令王球名公子遺務事外延之慕焉球亦
愛其材情好甚欵延之居常整置球輒贍之晉恭思皇
后葬應須百官湛之取義熙元年除身以延之兼持邑
吏送札延之醉投札於地曰顏延之未能事生焉能事
死聞居無事爲庭誥之文今刪其繁辭存其正著於篇
曰庭誥者施於閨庭之內謂不遠也吾年居秋方慮先
草木故遽以未聞誥爾在庭若立履之方規鑒之明已
列通人之規不復續論今所載咸其素畜本乎生靈而
致之心用夫選言務一不尚煩密而至於備議者蓋以
網諸情非古語曰得鳥者羅之一目而一日之羅無特
得鳥矣此其積意之方道者識之公情者德之私公通
可以使神明加嚮私塞不能令妻子移心是以昔之善
爲士者必捐情反道合公屏私尋尺之身而以天地爲
心數紀之壽常以金石爲量觀夫古先垂戒長老餘論
雖用細制每以不朽見銘繕築末迹咸以可久承志況
樹德立義收族長家而不思經遠乎曰身行不足遺之後
人欲求子孝必先慈將責弟悌務爲友雖孝不待慈而
慈固植孝悌非期友而友亦立悌夫和之不備或應以
不和猶信不足焉必有不信儻知恩意相生情理相出
可使家有參柴人皆出損夫內居德本外夷民譽言豈

一世處之逾嘿器重一時體之滋冲不以所能干衆不以所長議物淵泰入道與天爲人者士之上也若不能遺聲欲人出已知柄在虛求不可校得敬慕謙通畏避矜踞思廣監擇從其遠猷文理精出而言稱未達論問宣茂而不以居身此其亞也若乃聞實之爲貴以辯畫所克見聲之取榮謂爭奪可獲言不出於戶牖自以爲道義久立才未信於僕妾而曰我有以過人於是感荷銑之志馳傾軼之望豈悟已往有識之裁入脩家之誠乎記所云千人所指無病自死者也行近於此者吾不願聞之矣凡有知能預有文論不練之庶士校之羣言通才所歸前流所與焉得以成名乎若呻吟於牆室之內喧囂於堂簾之間竊議以迷寡聞姐語以敵要說是短筭所出而非長見所上適值尊明臨座稠覽博論而言不入於高聽人見棄於衆視則恍若迷塗失偶厲如深夜撤燭銜聲茹氣黷嘿而歸豈識向之夸慢祇足以成今之沮喪邪此固少壯之廢爾其戒之夫以怨誹爲心者未有達無心救得喪多見誚耳此蓋臧獲之爲豈識量之爲事哉是以德聲令氣愈上每高忿言對譏每下愈發有尚於君子者寧可不務勉邪雖曰恒人情不能素盡故當以遠理勝之公竿除之豈可不務自異而

取陷庸品乎富厚貧薄事之懸也以富厚之身親貧薄
之人非可以一時處然昔有守之無怨安之不悶者豈
有理存焉夫既有富厚必有貧薄豈其證然時乃天道
若人厚富是理無貧薄然乎必不然也若謂富厚在我
則宜貧薄在人可乎又不可矣道在不然義在不可而
橫意去就謬生希幸以爲未達至分蠶溫農飽民生之
本躬稼難就止以僕役爲資當施其情願庀其衣食定
其當治遞其優劇出之休饗後之插責雖有勸恤之勤
而無霑曝之苦務前公稅以遠吏讓無急傍費以息流
議量時發歛視歲穰儉省贍以奉已損散以及人此用
天之善御生之得也幸下多方見情爲上立長多術將
明爲懿雖及僕妾情見則事通雖在畎畝明晦則功博
若奪其常然役其煩務使威烈雷霆猶不禁其欲雖棄
其大用窮其細毀或明灼日月將不勝其邪故曰辱焉
則差的焉則闇是以禮道尚優法意從刻優則人自爲
厚刻則物相爲薄耕收誠鄙此用不忒所謂野陋而不
以居心也含生之氓同祖一氣等級相傾遂成差品遂
使業習移其天識世服沒其性靈至夫願欲情嗜宜無
間殊或役人而養給然是非大意不可悔也隅奧有竈
齊侯蔑寒犬馬有秩管燕輕饑若能服溫厚而知穿弊

之若明周之德厭茲旨而識寡謙之急仁恕之功豈與
夫比肌膚於草石方手足於飛走者同其意用哉罰慎
其濫惠戒其偏罰濫則無以爲罰惠偏則不如無惠雖
爾眇末猶扁庸保之上事思反已動類念物則其情得
而人心塞矣抃博蒲塞會衆之事諧調哂謔適坐之方
然失敬致侮皆此之由方其剋瞻彌喪端儼况遭非鄙
慮將醜折豈若拒其容而簡其事靜其氣而遠其意使
言必諍慝賓友清日咲不傾撫左右悅日非鄙無因而
生侵侮何從而人此亦其持德之管籥爾其謹哉嫌惑疑
心誠亦難分豈唯厚貌蔽智之明深情怯剛之斷而已
哉必使猜怨愚賢頻咲入吳期變犬馬則步顧成妖
況動容竊芥來裝監金又何足論是以前王作典明慎
議獄而僭濫易意朱公論壁光澤相如而倍薄異價此
言雖大可以戒小游道雖廣交義爲長得在可久失在
輕絕久由相敬絕由相狎愛之勿勞當扶其正性忠而
勿誨必藏其枉情輔以藝業會以文辭使親不可褻踈
不可間每存大德無挾小怨率此往也足以相終酒酌
之設可樂而不可嗜嗜而非病者希病而遂肯者幾旣
肯旣病將蔑其正若存其正性紓其妄發其唯善成乎
聲樂之會可簡而不可違違而不背者鮮矣肯而非勇

者反矣既弊既背將受其毀必能通其礙而節其流意
可爲和中矣善施者唯發自人心乃出天則與不待積
取無謀實益散千金誠不可能賺人之急雖乏必先使
施如王丹愛如杜林亦可與言交矣浮華怪飭滅質之
具奇服麗食糞素之方動人勸慕傾人顧盼可以遠識
奪難用近欲從若覩其淫怪知生之無心爲見奇麗能
致諸非務則不抑自貴不禁自止夫數相者必有之徵
既聞之術人又驗之吾身理可得而論也人者兆氣三
德稟體五常二德有奇偶五常有勝殺及其爲人寧無
叶洽亦猶生有好醜死有天壽人皆知其懸天至於丁
年乖遇中身迂合者豈可易地哉是以君子道命愈難
識道愈堅古人耻以身爲溪壑者屏欲之謂也欲者性
之煩濁氣之蒿蒸故其爲害則熯心智耗真情傷人和
犯天性雖生必有之而生之德猶火含煙而妨火桂懷
蠹而殘桂然則火勝則煙滅蠹收則桂折故性明者欲
簡嗜繁者氣昏去明卽昏難以主一日其以中外羣聖
建言所黜儒道衆智發論是除然有之者不患誤深故蔡
之者恒苦術淺所以毀道多而義寡頓盡誠難每指可
易能易每指亦明之未廉嗜之性不同故畏慕之情或
異從事於人者無一人我之心不以己之所善謀人爲

有明矣不以人之所務失我能有守矣已所謂然而彼
定不能奕慕之蔽悅彼之可而忘我不可學頓之蔽將
求去蔽者念通忤介而已流言謗議有道所不免況在
闕薄難用筭防接應之方言必出已或信不素積嫌間
所襲或性不和物尤怨所聚有一於此何處逃毀苟能
反悔在我而無責於人必有達鑒昭其情遠識迹其事
日省吾躬月料吾志寬嘿以居潔靜以期神道必在何
恤人言嗔曰富則盛貧則病矣貧之病也不惟形色羸
慙或亦神心沮廢豈但交友踈棄必有家人詭讓非
深識遠者何能不移其植故欲蠲憂患莫若懷古懷古
之志當自同古人見通則憂淺意遠則怨浮昔琴歌於
編蓬之中者用此道也夫信不逆彰義必出隱交賴相
盡明有相照一面見旨則情固丘岳一言中志則意入
淵泉以此事上水火可斷以此託友金石可弊豈待充
其榮實乃將議報厚之筐筐然後圖終如或與立茂恩
無忽祿利者受之易易則人之所榮蠶穡者就之艱艱
則物之所鄙艱易既有勤倦之情榮鄙又間向背之意
此二塗所爲反也以勞定國以功施人則役徒屬而擅
豐麗自理於民自事其生則督妻子而趨耕織必使陵
侮不作懸企不萌所謂賢鄙處宜華野同泰人以有措

爲質非假嚴刑有恒爲德不慕厚貴有惜者以埋葬有
恒者與物終世有位去則情盡斯無惜矣又有務謝則
心移斯不恒矣又非徒若此而已或見人休事則慙斷
結納及聞否論則處彰離貳附會以從風隱竊以成釁
朝吐面譽暮行背毀昔同稽款今猶判戾斯爲甚矣又
非唯若此而已或憑人惠訓藉人成立與人餘論依人
揚聲曲存稟仰甘赴塵軌衰沒畏遠忌聞影迹又蒙之
毀之無度心短彼能私樹已拙自崇恒輩罔顧高識有
人至此實蠹大倫每思防避無通閭伍覩驚異之事或
無涉傳遭卒迫之變反思安順若異從已發將尸謗人
迫而又迂愈使失度能夷異如裴楷處逼如裴遐可稱
深士乎喜怒者有性所不能無常起於福量而止於弘
識然喜過則不重怒過則不威能以恬漠爲體寬愉爲
器者大喜蕩心微抑則定甚怒煩性小忍卽歇動無愆
容舉無失度則物將自懸人將自止習之所變亦大矣
豈唯蒸性染身乃將移智易慮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芷
蘭之室久而不聞其芬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
魚之肆久而不知其臭與之變矣是以古人慎所與處
唯夫金真玉粹者乃能盡而不汚爾故曰丹可滅而不
能使無赤石可毀而不能使無堅苟無丹石之性必慎

浸染之由能以懷道爲人必存從理之心道可懷而理
可從則不議貧議所樂爾或云貧何由樂此未求道意
道者瞻富貴同貧賤理固得而自我喪之未爲通議苟
議不喪夫何不樂或曰溫飽之貴所以榮生饑寒在躬
空曰從道取諸其身將非篤論此又通理所周凡生之
具豈閒定實或以膏腴大性有以菽藿登年中散云所
足與不由外是以稱體而食貧歲愈噉量腹而炊豐家
餘養非粒實息耗意有盈虛爾況心得復劣身獲仁富
明白入素氣志如神雖十旬九飯不能合饑業席三屬
不能爲寒豈不信然且以已爲度者無以自通彼量渾
四游而幹五緯天道公也振河海而載山川地道厚也
一情紀而合流貫人靈茂也昔之通乎此數者不爲剖
判之行必廣其風度無挾私殊博其交道無懷曲異故
望塵請友則義士輕身一遇拜親則仁人投分此倫序
通允禮俗平一上獲其用下得其和世務雖移前休未
遠人之適主吾將友本三人至生慙有之識幼壯驟過
衰耗驚及其間夭鬱旣難勝言假獲存遂又云無幾柔
麗之身亟委土木剛清之才遽爲丘壤回遑顧慕雖數
紀之中爾以此持榮會不可留以此服道亦何能平進
退我生遊觀所達得貴爲人將在合理合理之貴惟神

與交幸有心靈義無自惡偶信天德逝不上慙欲使人
沈來化志符往哲勿謂是賒日鑿斯密著通此意吾將
忘老如固不然其誰與歸值懷所撰略布衆脩若備奉
情見顧未書一贍身之經別在田家節政奉終之紀自
著燕居畢義劉湛誅起延之爲始興王濬後軍諮議參
軍御史中丞在任縱容無所舉奏遷國子祭酒司徒左
長史坐啓買人田不肯還直尚書左丞荀赤松奏之曰
求田問舍前賢所鄙延之唯利是視輕買陳聞依傍詔
恩拒捍餘直垂及周年猶不畢了昧利苟得無所顧忌
延之昔坐事屏斥復蒙擢進而曾不悛革怨誹無已交
遊鬪茸沈迷麴蘖橫興譏謗詆毀朝士仰竊過榮增憤
薄之性私恃顧盼成疆梁之心外示寡求內懷奔競干
祿祈遷不知極已預謙班賜肆罵上席山海含容每存
遵養愛兼彫蟲未忍遐棄而驕放不節日月彌著臣聞
聲問過情孟軻所耻况聲非外來問由已出雖心智薄
劣而高自比擬客氣虛張會無愧畏豈可復弼亮五教
增曜台階請以延之訟田不實妄干天聽以疆凌弱免
所居官詔可復爲祕書監光祿勳太常時沙門釋慧琳
以才學爲太祖所賞愛每召見常升獨榻延之甚疾焉
因醉白上曰昔同子參乘袁絲正色此三台之坐豈可

使刑餘居之上變色延之性既褊激兼有酒過肆意直言會無過隱故論者多不知云居身清約不營財利布衣蔬食獨酌郊野當其爲適傍若無人二十九年上表自陳曰臣聞行百里者半於九十言其末路之難也愚心常謂爲虛方今乃知其信臣延之人薄寵厚宿塵國言而雪効無從榮牒增廣曆盡身彫日叨官次雖容載有塗而妨穢滋積早欲啓請餘筭屏蔽醜老但時制行及歸慕無餘是以憊冒愆非簡息于黷耗歇難支質用有限自去夏侵暑入此秋變頭齒眩疼根痼漸劇手足冷痺左脾尤甚素不能食頃旬減半本猶賴服比倦

晚年疾所催顧景引曰臣班叨首卿位尸封典肅祗用校尚慙匪任而陵廟衆事有以疾怠宮府觀慰轉閱親息臭肅微過幸近邑回澤爰降實加將監乞解所職隨就藥養伏願聖慈特垂矜許稟恩明世負報冥暮仰企端闈上戀罔極不許明年致事元凶弒立以爲光祿大夫先是子竣爲世祖南中郎詔議參軍及義師入討竣參定密謀兼造書檄劾召延之示以檄文問曰此筆誰所造延之曰竣之筆也又問何以知之延之曰竣筆體臣不容不識劾又曰言辭何至乃爾延之曰竣尚不顧老父何能爲陛下劾意乃釋由是得免世祖登阼以

爲金紫光祿大夫領湘東王師子竣既貴重權傾一朝
凡所資供延之一無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舊常乘麀
牛翠車逢竣鹵簿卽屏往道側又好騎馬遨游里巷遇
知舊輒據鞍索酒得酒必積然自得常語竣曰平生不
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竣起宅謂曰善爲之無令後人
笑汝拙也表解師職加給親信三十人孝建三年卒時
年七十三追贈散騎常侍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如故謚
曰憲子延之與陳郡謝靈運俱以詞彩齊名自潘岳陸
機之後文士莫及也江左稱顏謝焉所著並傳於世竣
別有傳政第惻亦以文章見知官至江夏王傅義恭大
司徒錄事參軍蚤卒太宗卽位詔曰延之昔師訓朕
情契兼款前記室參軍濟陽太守夔伏勤蕃朝綢繆恩
舊可擢爲中書侍郎夔延之第三子也

史臣曰出身事主雖義在忘私至於君親兩旣事無同
濟爲子爲臣各隨其時可也若夫馳文道路軍政恒儀
成敗所因非繫乎此而據筆數辜陵讎犯逆餘彼慈親
垂之虎吻以此爲忠無聞前誥夫自恐其親必將忍人
之親自忘其孝期以申人之孝食子放鹿斷可識矣記
云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家不從政豈不以年薄
桑榆憂患將及雖有職王朝許以辭事况顛沛之道處

在未測者乎自非延年之辭允而義慝夫豈或免

宋書卷七十四
列傳第三十四
梁沈約撰

宋書卷七十四

列傳第三十四

梁沈約撰

質 曾 爽 沈攸之

藏質字舍文東莞莒人父熹字義和武敬皇后弟也與
兄燾並好經籍隆安初兵革屢起熹乃習騎射志在立
功嘗至溧陽溧陽令阮崇與熹共獵值虎突圍獵徒並
奔散熹直前射之應弦而倒高祖入京城熹族子穆斬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宋書卷七十四

列傳

七

桓脩進至京邑桓玄奔走高祖使熹入宮收圖書器物
封閉府庫有金飾樂器高祖問熹卿得無欲此乎熹正
色曰皇上幽逼播越非所將軍首建大義劬勞王家雖
復不肖無情於樂高祖笑曰聊以戲卿爾行參高祖鎮
軍事員外散騎侍郎重參鎮軍軍事領東海太守以義
功封始興縣五等侯又參高祖車騎中軍軍事高祖將
征廣固議者多不同熹從容言曰公若凌威北境拯其
塗炭寧一六合未爲無期高祖曰卿言是也及行熹求
從不許以爲建威將軍臨海太守郡經兵寇百不存一
熹綴緝綱紀招聚流散歸之者千餘家孫季高海道襲
廣州路由臨海喜資給發遣得以無乏徵拜散騎常侍
毋憂去職頃之討劉毅起爲寧朔將軍從征事平高祖
遣朱齡石統大衆伐蜀命熹奇兵出中水以本號領建
平巴東二郡太守蜀主譙縱遣大將譙撫之萬餘人屯
牛脾又遣譙小苟重兵塞打鼻熹至牛脾撫之戰敗退
走追斬之小苟聞撫之死卽便奔散成都旣平熹遇疾
義熙九年卒於蜀郡牛脾縣時年三十九追贈光祿勳
質少好鷹犬善蒲博意錢之戲長六尺七寸出面露口
禿頂拳髮年未二十高祖以爲世子中軍行參軍永初
元年爲員外散騎侍郎從班例也毋憂去職服闋爲江

夏王義恭撫軍以輕薄無檢爲太祖所知徙爲給事
中會稽宣長公主每爲之言乃出爲建平太守甚得蠻楚
心南蠻校尉劉湛還朝稱爲良守遷寧遠將軍歷陽太
守仍遷竟陵江夏內史復爲建武將軍巴東建平二郡
太守吏民便之質年始出二十屢居名郡涉獵史籍尺
牘便敏既有氣幹好言兵權太祖謂可大任欲以爲益
州事未行徵爲使持節都督徐兖二州諸軍事寧遠將
軍徐兖二州刺史在鎮奢_也貝爵命無章爲有司所糾遇
赦與范曄徐湛之等厚善_曰華謀反量質必與之同會事
發復爲建威將軍義興太守元嘉二十六年太祖謁京
陵質朝丹徒與何勗擅和之並功臣子時共上禮太祖
設燕盡歡賜布千匹二十七年春遷南譙王義宣司馬
寧朔將軍南平內史未之職會索虜大帥拓跋燾圍汝
南汝南戍主陳憲固守告急太祖遣質輕往壽陽卽統
彼軍與安蠻司馬劉康祖等救憲虜退走因使質伐汝
南西境刀壁等山蠻大破之獲萬餘口遷太子左衛率
坐前伐蠻枉殺隊主嚴祖又納面首生口不以送臺免
官是時上大舉北討質白衣與驃騎司馬王方回等率
軍出許洛安北司馬王玄謨攻滑臺不拔質請乘驛代
將太祖不許虜侵徐豫拓跋燾率大衆數十萬遂向彭

城以質爲輔國將軍假節置佐率萬人北救始至盱眙
燾已過淮穴從僕射胡崇之領質府司馬崇之副太子
積弩將軍毛熙祚亦受統於質盱眙城東有高山質慮
虜據之使崇之澄之二軍營於山上質營城南虜攻崇
之澄之二營崇之等力戰不敵衆散竝爲虜所殺虜又
攻熙祚熙祚所領悉北府精兵幢主李灌率厲將士殺
賊甚多隊主周胤之外監揚方生又率射賊賊垂退會
熙祚被創死軍遂散亂其日質案兵不敢救故二營一
時覆沒初仇池之平也以崇之爲龍驤將軍北秦州刺
史朱百頃行至濁水爲索虜所克舉兵敗散崇之及將
佐以下皆爲虜所執後得叛還至是又爲虜所敗焉熙
祚司州刺史脩之兄子也崇之熙祚竝贈正員郎澄之
事在祖父燾傳三營旣敗其夕質軍亦奔散棄輜重器
甲車七百人投盱眙盱眙太守沈璞完爲守戰之備城
內有實方三千質大喜因其守虜初南出後無資糧唯
以百姓爲命及過淮食不越石甕二屯穀至是抄掠無
所人馬饑困聞盱眙有積粟欲以爲歸路之資旣破崇
之等一攻城不拔便引衆南向城內增脩守備莫不完
嚴二十八年正月初燾自廣陵北還便悉力攻盱眙就
質求酒質封漉便與之燾怒甚築長圍一夜便合開攻

道趣城東北運東山土石填之虜又恐城內水路遁走
乃引大船欲於軍山作浮橋以絕淮道城內乘艦逆戰
大破之明日賊更方舫爲桁桁上各嚴兵自衛城內更
擊不能禁遂於軍山立桁水陸路並斷燾與質書曰吾
今所遣鬪兵盡非我國人城東北是丁零與胡南是三
秦氏羌設使丁零死者正可滅常山趙郝賊胡死正滅
并州賊氏羌死正滅關中賊卿若殺丁零胡無不利質
荅書曰省示具悉姦懷爾自恃四脚屢犯國疆諸如此
事不可具說王玄謨退於東梁坦散於西爾謂何以不
聞童謠言邪虜馬飲江水佛狸死卯年此期未至以二

軍開飲江之徑爾冥期使然非復人事寡人受命相滅
期之白登師行未遠爾自送死豈容復令生全饗有桑
乾哉但爾往攻此城假令寡人不能殺爾爾由我而死
爾若有幸得爲亂兵所殺爾若不幸則生相鑠縛載以
一賊直送都市我本不圖全若天地無靈力屈於爾壘
之粉之屑之裂之如此未足謝本朝爾識智及衆力豈
能勝符堅邪項年展爾陸梁者是爾未飲江太歲未卯
年故爾斛蘭昔深入彭城值少日雨隻馬不返爾豈憶
邪卽時春雨已降四方大衆始就雲集爾但安意攻城
莫走糧食闕乏者告之當出廩相餉得所送劔乃殺令

我擇之爾身邪甚苦人附反各自努力無煩多云是時虜中童謠曰輶車北來如穿雉不意虜馬飲江水虜主北歸石濟死虜欲渡江天不徙故質各引燾大怒乃作鐵床於其上施鐵鏡云破城得質當坐之此上質又與虜衆書曰示詔虜中諸士庶裡伐見與書如別等正朔之民何爲力自取如此大丈夫豈可不知轉禍爲福邪今寫臺格如別書自思之時購斬燾封開國縣侯食邑一萬戶賜布絹各萬匹虜以鉤車鉤垣樓城內繫以繩繩數百人叫喚引之車不能退既夜以木桶盛人懸人出城外截鉤能獲之明日又以衝車攻城城土堅密每至頽落不過數升虜乃肉薄登城分番相代墜而復升真有退者殺傷萬計虜死者與城平又射殺高梁王如此三旬死者過半燾聞彭城斷其歸路京邑遣水軍自海入淮且疾疫死者甚衆二月二日乃解圍遁走上嘉質功以爲使持節監雍梁南北秦四州諸軍事冠軍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封開國子食邑五百戶明年太祖又北伐使質率所統見力向潼關質頓兵近郊不肯時發獨遣司馬柳元景屯兵境上不時進軍質又顧戀嬖妾棄營單馬還城散用臺庫見錢六七百萬爲有司所糾上不問也元凶弒立以質爲丹陽尹加征虜將軍

質家遣門生師顛報質具太祖崩問質疏顛所言馳告
司空義宣又遣州祭酒從事田頴起銜命報世祖率衆
五千馳下討逆自陽口進江陵義宣質諸子在都邑聞
質舉義並逃亡劭欲相慰悅乃下書曰臧敦等無因自
駭急便竄逸迷昧過甚良可怪歎質國戚勲臣忠誠篤
亮方當顯位贊翼京輦而子弟波逆傷其乃懷可遣宣
譬令還咸復本位劭尋錄得敦使大將軍義恭行訓杖
三十厚給賜之義宣得質報即日舉兵馳信報世祖板
進質號征北將軍質逕赴尋陽與世祖同下世祖至
亭卽位以質爲都督江州諸軍事車騎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江州刺史加散騎常侍持節如故質率所領自
白下步上直至廣莫門門者不守薛安都程天祚等亦
自南掖門入與質同會太極殿生禽元凶仍使質留守
朝堂甲仗百人自防封始興郡公食邑三千戶之鎮勅
千餘乘部伍前後百餘里六平乘並施龍子幡時世祖
自攬威柄而質以少主過之是事專行多所求欲及至
尋陽刑政慶賞不復諸稟朝廷益口鈎圻米輒散用之
臺符屢加檢詰質漸猜懼自謂人才足爲一世英傑始
聞國禍便有異圖以義宣凡闇易可制勒欲外相推奉
以成其志及至江陵使致拜稱名質於義宣雖爲兄弟

而年大近十歲義宣驚曰君何意拜弟質曰事不宜然
時義宣已推崇世祖故其計不行質每慮事泄及至新
亭又拜江夏王義恭義恭愕然問質所以質曰天下皇
危禮異常日前在荊州亦拜司空會義宣有憾於世祖
事在義宣傳質因此密信說誘陳朝廷得失又謂震主
之威不可持久主相勢均事不兩立今專據閩外地勝
兵彊持疑不決則後機致禍質女爲義宣子採妻謂質
無復異同納其說且義宣腹心將佐蔡超民之徒咸有
富貴之情願義宣得欲倚質威名以成其業又勸獎義
宣義宣時未受丞相質子敦爲黃門侍郎奉詔敦勸道

經尋陽質令敦具更譬說并言世祖短長義宣乃意定
馳報豫州刺史魯爽期孝建元年秋同舉爽失旨即便
起兵遣人至京邑報弟瑜瑜席卷奔叛瑜弟弘爲質府
佐世祖遣報質質於是執臺使狼狽舉兵上表曰臣聞
執藥隨親非情謬於甘苦揮斤斬毒豈忘痛於肌膚蓋
以先疑後順忠焉必往忍小存大雖愛必從丞相臣義
宣育愆台鉉拊聲聯服定主勤王之業勲越乎齊晉宗
戚懿親之寄望崇於魯衛而惡直醜正寔繁有黨或染
凶作僞疾害元功或藉勞挾寵乘威縱戾自知愆深累
重必貽劓戮乃成紫毀朱交間忠輔崇樹私徒招聚羣

惡念舊愛老無一而存豈不由凶醜相扇志肆讒惑陛下垂慈狎達不稍懷疑遂令負宸席圖蔽於流議投行市虎成於十夫鑒古揆今實懷危逼故投袂英豪立節於本朝揮戈晉陽務清于君側臣誠庸懦奉教前朝雖惡緇衣好賢之美敢希巷伯惡惡之情固已藉風馳而宵憤撫短策而馳念况乃宏命爰格誠係宗社今奉旨前邁星言啓行臣本凡瑣少無遠槩因緣際會遂班槐鼎素望既盈愜心實足豈應微功非冀更希異寵直以蔓草難除去惡宜速是以無顧夷險慮不及身仰恃天眷察亮丹款苟血誠不黑甘心罪戮伏願陛下先鑒元

輔匪躬茂節未錄庸瑣奉國微誠不遂澳忍之情以失四海之望昭戮馬劍顯肆市朝則結旌向國全鋒凱歸九流凝序三光平耀斯則仰說宗廟俯愜兆民裁表感慨涕言無已加魯弘輔國將軍下戍大雷馳報義宣義宣遣諮議參軍劉謐之萬人就弘世祖遣撫軍將軍柳元景統豫州刺史王玄謨等水軍屯梁山洲內兩圻築堰月壘水陸待之殿中將軍沈靈賜領百舸破其前軍於南陵生禽軍王徐慶安軍副王僧質至梁山亦夾陣兩岸元景檄書宣告曰夫革道應運基命之洪符嗣業與邦紹曆之明筭自非瑞積神衷德克民極孰能升臨

寶位景屬天居大宋啓期理高中世皇根帝業永流無
疆夷陂遞來遘茲凶難國禍寃深人綱鬱滅主上聖略
聰武孝感通神義變草木哀動精緯躬幸南郢親掃大
逆道援橫流德模靈造三光重照七廟載興臧質少負
疵釁衣冠不齒昧利誣天著於觸事受任述職不以宜
効爲心專方莅民惟以侵剝爲務官自賄至族以貨傾
是以康周陲覆命屠宗寃達蒼昊郭伯西門遺出自皂
隸寵越州朝往莅東守蠶爵三千率卒西討竊俘取黜
荷恩彭泗貪虐以逞坑戮邊氓忽若草芥傾竭倉庾割
沒軍糧作牧漢南公盜在蓄矯易文簿專行欺妄及受

命北伐憚役緩期師出有辰顧懷私愛匹馬棄衆宵行
獨返遂復携嬪擁姬淫宴軍幕孔范之變顯於逆辭凡
此諸釁皆彰著於憲簡振曝於觀聽去歲義舉雖豫誠
款而淹留西楚私相崇戴奉書致命形於心迹新亭之
捷大難已夷凶命假存懸在晷刻廣莫之軍曾無遺矢
重關自開僞衆已潰質猶復盤桓衢巷後騎陳師勞不
足甄定於朝議而虛張功伐扇動怨辭自謂斯舉勲莫已
若初踐殿守忘犬馬之情奔趣帑藏頓傾天府山海弘
量苞荒藏疾錄其一介之心掩其不逞之釁遂爵首元
等職班盛級優榮溢寵莫與爲疇自恣醜薄罔知涯涘

于諷陳聞曾無紀極請樂窮太子之英求器盡官府之
選徐司空匪躬王室遭罹凶禍質與之少長親交兼常
曾無撫孤之仁惟聞陵侮之酷尺田寸寶靡有孑遺及
受命南徂臨路滋甚逼奪妻嬪略市金帛怨動京邑醜
聞都鄙棄逐舊故委蔑忠勤魯尚期尹周之徒心腹所
倚泣訴於御筵袁同連子敬之疇爪牙所杖一逝而不
反雖上旨頻煩屢求勞牒質但稱伐在已不逮僚隸託
咎朝廷歸罪有司國士解心有識莫附何文敬趨走廝
養天性愚狡質迷其姦諂寘懷委杖遂外擅威刑內遊
房室質生與蠱俱不可詳究擢髮數罪曾何足言丞相
威重位尊任居分陝宗國倚賴實兼恒精而不及謙沖
之塗弗見逆順之訓蔽同郤至理乖范燮遂乃遠忽世
祀近受欺構校納姦疏還謀社稷日者宴安上流坐觀
成敗示遺疲卒衆裁三千戎馬不共軍糧靡獻皇朝直
以親秩之重酬寵薰極近漸別子禮越常均苟識無所
守功弗由已必爲義不全終於敗德今茲放命恨心於
本推諸昔歲迹是誠非矣且家國夷險情事異常豫是
臣子孰不星赴而玩寇忘哀曾無奔拽面蕃十稔惠政
蔑聞重贓深掠縱慾已甚姬妾百房尼僧千計敗道傷
俗悖亂人神民怨盈塗國謗彌歲又賊劬未禽凶威猶

疆將毀其私墳戮其諸子圖成駭機垂賴義舉捷期云
速不日告平釋怨毒之心解倒懸之急論恩叙德造育
爲重援人自助棄人快讒怙亂疑功未聞其比僕以不
肖過蒙榮私荷佩升越光絕倫伍家本北邊志存慷慨
常甘投生以徇艱棘惟恩思難激氣衝襟故以眺三湘
而永慨望九江而遐憤若使身死國康誓在殞命况仰
稟聖略俯鞠義徒萬全之形愚夫所照夫薛竟陵控率
突騎陸道步馳檀右衛申右率垣游擊整勒銳師飛輪
構路王豫州方舟繕甲久已前驅僕訓卒利兵凌波電
造沈鎮軍蕭安南接舳連旌首尾風合驃騎竟陵王懿
親令譽問望攸歸大司馬江夏王道略明遠徽猷茂世
並旄鉞臨塗雲驅齊引羣兵競邁秘駕徐啓八鑿搖響
五牛舒旆千乘雷動萬軸雲回騰威發號星流漢轉以
上臨下易於轉負加以三謀協從七締告慶幽顯同心
昭然易覩諸君或世荷恩幸或身聞教義當知君臣大
節誓不可犯冠履至誨難用倒設履安奉順聲奉事全
孰與附逆居危身害名醜慈親垂白受戮弱子嬰孩就
誅所以有詔遲回未震雷霆者正爲諸君身拘寇手或
懷乃心吉凶出人無謂爲遠今而不變後悔何及授檄
之日心馳賊庭義宣亦相次係至江夏王與義宣書曰昔

桓玄借兵於仲堪有假今日義宣由此與質相疑質進計曰今以萬人取南州則梁山中絕萬人綴玄謨必不敢動質浮舟外江直向石頭此上略也義宣將從之腹心劉謨之曰質求前馳此志難測不如盡銳攻梁山事剋然後長驅萬安之計也質遣將尹周之攻胡子反柳叔政於西壘時子反渡東岸就玄謨計事聞賊至馳歸周之攻壘甚急劉季之水軍殊死戰賊勢盛求救於玄謨玄謨不遣崔勲之固爭乃遣勲之救之比至城已陷勲之戰死季之收衆而退子反叔政奔還東岸玄謨斬子反軍副李文仲質欲仍攻東城義宣黨顏樂之說義宣曰質若復拔東城則大功盡歸之矣宣遣麾下自行義宣遣劉謨之就質陳軍城南玄謨留羸弱守城悉精兵出戰薛安都騎軍前出垣護之督諸將繼之戰良久賊陣小拔騎得入劉季之宗越又陷其西北衆軍乘之乃大潰因風放火船艦悉見焚燒延及西岸質求義宣欲一計事密已出走矣質不知所爲亦走衆悉降散質至尋陽焚燒府舍載妓妾西奔使所寵何文敬領兵居前至西陽西陽太守魯方平質之黨也至是懷貳誑文敬曰傳詔宣敕唯捕元惡一人餘並無所問文敬棄衆而走質先以妹夫羊冲爲武昌郡質往投之既至冲已

爲郡丞胡庇之所殺無所歸乃入南湖逃竄無食摘蓮
噉之追兵至窘急以荷覆頭自沈於水出鼻軍主鄭俱
兒望見射之中心兵刃亂至腸胃纏縈水草隊主裘應
斬質首傳京都時年五十五錄尚書江夏王臣義恭左
僕射臣宏等奏曰臧質底棄下才而藉遇深重窮愚悖
常構煽凶逆變至滔天志圖泯夏違恩叛德辜過恒科
梟首之憲有國通典懲戾思永去惡宜深臣等參議須
辜日限意使依漢王莽事例漆其頭首藏于武庫庶爲
鑑戒昭示將來詔可質初下義宣以質子敦爲征虜將
軍雖州刺史質留子敞爲監軍將敦自隨至是竝爲武
昌郡所執送敦官至黃門郎敦弟敷司徒屬敦弟敞太
子洗馬敞弟敦敦子仲璋質之二子二孫未有名同誅
質之起兵也豫章太守任蒼之臨川內史劉懷之鄱陽
太守杜仲儒竝爲盡力發遣郡丁并送糧運伏誅任蒼
之字處茂樂安人也歷世祖南平王鑠撫軍右軍司馬
長史行事太祖稱之曰望雖不足才能有餘杜仲儒杜
驥兄子也豫章望蔡子相孫沖之起義招質質遣將郭
會膚史山夫討之爲沖之所破世祖發詔以爲尚書都
官曹郎中沖之太原中都人晉祕書監盛曾孫也官至
右軍將軍巴東太守後事在劉琬傳沈靈賜以破質前

軍於南陵功封南平縣男食邑三百戶贈崔勳之通直郎大司馬參軍劉天賜亦梁山戰亡追贈給事中

魯爽小名女生扶風郿人也祖宗之字彥仁晉孝武太元末自鄉里出襄陽歷官至南郡太守義熙元年起義襲偽雒州刺史祖蔚進向江陵以功爲輔國將軍雍州刺史封宵城縣侯食邑千五百戶桓謙苟林逼江陵宗之率衆馳赴事在臨川烈武王道規傳進號平北將軍高祖討劉毅與宗之同會江陵進號鎮北將軍封南陽郡公食邑二千五百戶子軌一名象齒爽之父也便弓馬筋力絕人爲竟陵太守宗之自以非高祖舊隸屢建

大功有自疑之心會司馬休之見討猜懼遂與休之北奔善於撫御士民皆爲盡力衛送出境盡室入羌頭之病卒高祖定長安軌爲寧南將軍荊州刺史襄陽公鎮長社世祖鎮襄陽軌遣親人程整奉書規欲歸順自拔致誠以管殺劉康祖徐湛之父故不歸太祖累遣招納許以爲司州刺史爽少有武藝爲主拓跋燾知之常置左右元嘉二十六年軌死爽爲寧南將軍荊州刺史襄陽公鎮長社幼染殊俗無復華風臺中使酒數有過失燾將誅之爽有七弟秀小字天念頗有意略才力過爽燾以克宿衛甚知待之僞高梁王阿叔泥爲芮芮所圍

甚急使秀往救燾自率大衆繼其後燾未及至秀已擊破之拔阿叔泥而反燾壯其功以爲中書郎封廣陵侯或告燾鄴民欲據城反復遣檢察并燒石虎殘宮殿秀常乘驛往反是時病還遲爲燾所詰讓秀復恐懼燾尋南寇因從渡河先是程天祚爲虜所沒燾引置左右與秀闕寬勸令歸降秀納之天祚廣平人爲殿中將軍有武力元嘉二十七年助戍彭城會世祖遣府劉泰之輕軍襲虜於汝陽天祚督戰戰敗被罰爲虜所獲天祚妙善針術燾深加愛賞或與共輿常不離於側封爲南安公燾北還香天祚因其沈醉僞若受使督切後軍者所至輕罰天祚爲燾所愛羣虜並畏之莫敢問因得逃歸後爲山陽太守太宗初興四方同反事在薛安都傳燾始南行遣爽隨永星士庫仁真向壽陽與弟瑜共破劉祖於尉武仍至瓜步始得與秀定歸南之謀燾還至湖陸爽等請曰奴與南有讎每兵來常慮禍及墳墓乞共迎喪還葬國都虜羣下於其主稱奴猶中國稱臣也燾許之長社戍虜有六七百人爽譎之曰南更有軍可遣三百騎往界上參聽騎去爽率腹心夜擊餘虜盡殺之馳入虎牢爽唯第三弟在北餘家屬悉自隨率部曲及願從合千餘家奔汝南遣秀從計昌還壽陽奉辭於南

平王樂曰爽秀得罪本朝負累三世生長絕域遠身胡虜兄弟闔門淪黜偽授殞命不可還國無因近係南雲傾屬東日益猶痠人思步盲者願明嵩霍咫尺江河匪遠夷夷壘塞隔同天地痛心疾首晝慨宵悲虜主猖狂豺豕其志虐徧華戎然結幽顯自貶貽旋軍亡殮過半昏酣沈酒恣性肆身爽秀等因民之憤籍將旅之願齊契義奮彙馘醜徒馮恃皇威肅清通穢牢洛諸城指期克定規以涓塵微雪夙負方當東骸北闕待戮司寇懦節未申伏心邊表明大王殿下以歡茂居蕃文武蕪姿遠邇欽傾承風聞德願垂援拯以慰民望老弱百口先

遣歸此逼逼丹心仰希懷遠謹遣同義潁川聶元初奉詞陳聞鑠馳驛以聞上大說下詔曰偽寧南將軍齊爽中書郎魯秀志幹剛到忠誠久著撫茲福先闔門效款招集義銳彙剪炎醜肅定邊城獻馘象魏雖宣孟之去翟歸晉積當之出胡入漢方之此日曾何足云朕實嘉之宜卽授任逞其忠略爽可督司州陳留東郡濟陰濮陽五郡諸軍事征虜將軍司州刺史秀可輔國將軍管陽潁川二郡太守其諸子第及同契士庶委征虜府以時寧言詳加酬叙爽至汝南加督豫州之義陽未安二郡軍事領義陽內史將軍刺史如故秀參右將軍南平

王鑠軍事汝陰內史將軍如故餘弟姪並授官爵賞賜資給甚厚爽北鎮義陽北來部曲凡六千八百八十三人是歲二十八季也虜毀其墳墓明季四月入朝特燾已死上更謀經略五月遣爽秀程天祚等率步騎并荊州軍甲士四萬出許洛八月虜長社戍主永平公禿髮幡乃同棄城走進向大索戍戍主僞豫州刺史跋僕蘭曰爽勇而無防我今出城必輕來據之設伏檀山必可禽也爽果夜進秀諫不止馳往繼之比曉虜騎夾發頽秀縱兵力戰虜乃還還虎牢爽因進攻之本期舟師入河斷其水門王玄謨攻碣磈不拔敗退水軍不至爽亦

收衆南還轉鬪數百里至曲彊虜候其饑疲盡銳來攻爽身自奮擊虜乃退走三十年元凶弒逆南譙王義宣起兵入討爽卽受命率部曲至襄陽與雍州刺史臧質俱詣江陵義宣進爽號平北將軍領巴陵太守度支校尉本官如故留爽停江陵事平以爽爲使持節督豫司雍秦并五州諸軍事左將軍豫州刺史爽至壽陽便曲意賓客爵命士人蓄伎聚馬如寇將至元凶之爲逆也秀在京師謂秀曰我爲卿誅徐湛之矣方相委任以爲右軍將軍配精兵五千使攻新亭壘將戰秀命打退軍鼓因此歸順世祖卽位以爲左軍將軍出督司州豫州

之新蔡汝南汝陽潁川義陽弋陽六郡諸軍事輔國將軍司州刺史領汝南太守爽與義宣及質相結已久義宣亦欲資其勇力情契甚至孝建元年二月義宣報爽秋當同舉爽狂酒乖謬即日便起兵馳信報弟瑜將家奔叛皆得西歸爽使其衆載黃標稱建平元年竊造法服登壇自號疑長史韋處穆中兵參軍楊元駒治中虔騰之不與已同殺之義宣質聞爽已處分便狼狽反逆爽號征北將軍爽於是送所造輿服詣江陵版義宣及藏質等竝起征北府戶曹版文曰丞相劉補天子名義宣車騎藏今補丞相名質平西朱今補車騎名脩之皆版到奉行義宣駭愕爽所送法物竝畱竟陵縣不聽進爽直出歷陽自采石濟軍與質水陸俱下爽遣弟瑜守蒙龍歷陽太守張幼緒請擊瑜世祖配以兵力遣右將軍薛安都步騎爲前驅別遣水軍入淵分路竝會安都進次大峴爽已立營世祖以賊疆壘固未可輕拔使量宜進止幼緒復引軍還還下獄受遣驍騎將軍垣護之代幼緒據歷陽鎮軍將軍沈慶之使安都進軍與爽相遇於小峴爽親自前將戰而飲酒過醉安都刺爽倒馬左右范雙斬首傳送京都瑜亦爲部下所斬送進平壽陽子弟竝伏誅義宣初舉兵召秀加節進號征虜將軍

當繼謀之俱下雒州刺史朱脩之起兵奉順安遣秀擊脩之王玄謨聞之喜曰魯秀不來臧質易與耳秀至襄陽大敗而反會益州刺史劉秀之遣軍襲關擊破之義宣還江陵秀與共北走衆叛且盡秀向城上射之中箭赴水死軍人宗敬叔康僧念斬首傳京邑贈常處穆揚元駒給事中庾騰之負外散騎侍郎爽初南歸秀以爽武人不閑吏職白太祖請處穆爲長史以輔爽太祖以補司馬後轉長史云

沈攸之字仲達吳興武康人司空慶之從父兄子也父叔仁爲衡陽王義季征西長史兼行參軍領隊又隨

季鎮彭城度征北府攸之少孤貧元嘉二十七年索虜南寇發三吳民丁攸之亦被發旣至京都詣領軍將劉遵考求補白丁隊主遵考謂之曰君形陋不堪隊主因隨慶之征討二十九年征西陽蠻始補隊主巴口建義南中郎府板長史兼行參軍新亭之戰身被重創事寧爲太尉行參軍封平洛縣五等侯隨府轉大司馬行參軍晉世京邑二岸揚州舊置都部從事分掌二縣非遺永初以後罷省孝建三年復置其職攸之掌北岸會稽孔瓌掌南岸後又罷攸之遷員外散騎侍郎又隨慶之征廣陵屢有功被箭破骨世祖以其善戰配以仇池步稍

事平當加厚賞爲慶之所抑遷太子旅賁中郎攸之甚
恨之七年遭母憂葬畢起爲龍驤將軍武康令前廢帝
景和元年除豫章王子尚車騎中兵參軍直閣與宗越
譚金等並爲廢帝所寵誅戮羣公攸之等皆爲之用命
封東興縣侯食邑五百戶尋遷右軍將軍增邑百戶太
宗卽位以例削封宗越譚金等謀反攸之復召入直閣
除東海太守未拜會四方反叛南賊已次近道以攸之
爲寧朔將軍尋陽太守率軍據虎檻時王玄謨爲大統
未發前鋒有五軍在虎檻五軍後又絡驛繼至每夜各
立姓號不相稟受攸之謂軍吏曰今衆軍姓號不同若
有耕夫漁父夜相呵叱便致駭亂取敗之道也乃就一
軍請號衆咸從之殷孝祖爲前鋒都督而大夫人情攸
之內撫將士外諧羣帥衆並倚賴之時南賊前鋒鍾沖
之薛常寶等屯據赭圻殷孝祖率衆軍攻之爲流矢所
中死軍主范潛率五百人投賊人情震駭並謂攸之宜
代孝祖爲統時建安王休仁屯虎檻搃統衆軍聞孝祖
死遣寧朔將軍江方興龍驤將軍劉靈遺各率三千人
赴赭圻攸之以爲孝祖旣死賊有乘勝之心明日若不
更攻則示之以弱方興名位相亞必不爲已下軍政不
一致敗之由乃率諸軍主詣方興謂之曰四方並反國

家所保無復百里之地唯有殷孝祖爲朝廷所委賴鋒
鏑交輿尸而反文武喪氣朝野危心事之濟否唯在
明日一戰戰若不捷則大事去矣詰朝之事諸人咸謂
吾應統之自卜懦薄幹略不辦及卿今輒相推爲統但
當相與勦力爾方興甚悅攸之旣出諸軍主並允之攸
之曰卿忘廉藺寇賈之事邪吾本以濟國活家豈計彼
此之升降且我能下彼彼必不能下共濟艱難豈可自
屑同異明日進戰自寅訖午大破賊於赭圻城外追奔
至姥山分遣水軍乘勢進討又破其水軍拔胡白二城
尋假攸之節進號輔國將軍代孝祖督前鋒諸軍事時
常寶在赭圻食盡南賊大帥劉胡屯濃湖以饑盛米繫
流查及船腹陽覆船順風流下以餉赭圻攸之疑其有
異遣人取船及流查大得囊米攸之從子懷寶爲賊將
帥在赭圻遣親人楊公讚齎密書招誘攸之攸之斬公
讚封懷寶書呈太宗尋剋赭圻遷使持節督雍梁南北
秦四州郢州之竟陵諸軍事冠軍將軍領率蠻校尉雍
州刺史袁顛復率大衆來入鵠尾相持旣久軍主張興
世越鵠尾上據錢溪劉胡自攻之攸之率諸將攻濃湖
遣人傳唱錢溪已平衆竝懼攸之曰不然若錢溪實敗
萬人中應有逃亡得還者必是彼戰失利唱空聲以惑

衆耳勒軍中不得妄動錢溪信尋至果大破賊攸之悉以錢溪所送胡軍耳鼻示之顛駭懼急追胡還攸之請軍悉力進攻多所斬獲日暮引歸鵠尾食盡遣千人在南陵迎米爲臺軍所破燒其資實胡於是棄衆而奔顛亦叛走赭圻濃湖之平也賊軍委棄貲財珍貨殷積諸軍各競收歛以彊弱爲少多唯攸之張興世約勒所部不犯秋毫諸將以此多之攸之進平尋陽徙監郢州諸軍事前將軍郢州刺史持節如故不拜遷中領軍封貞陽縣公食邑二千戶時四方皆已平定徐州刺史薛安都據彭城請降上雖相酬許而辭旨簡略攸之前將

置佐吏假節與鎮軍將軍張永以重兵徵安都安都懼要引索虜索虜引大衆援之攸之等米船在呂梁又遣軍主王穆之上民口穆之爲虜攻覆米船又破運車於武原攸之等引退爲虜所乘又值寒雪士衆墮指十二三留長水校尉王玄載守下邳積射將軍沈韶守宿預睢陵淮陽亦置戍攸之還淮陰免官以公領職復求進討上不聽入朝面陳又不許復歸淮陰三年六月自率運送米下邳并鑿四周深塹遣龍驤將軍垣護之領民口還淮陰時軍主陳顯達當領千兵守下邳攸之留待顯達至虜遣清泗間人詐告攸之云安都欲降求軍迎

接攸之副吳喜納其說咸謂宜遣千人參之既而來者
轉多喜所執彌固攸之乃集來者告之語曰薛徐州早
宜還朝今能爾深副本望但遣子第一人來便當遣大
軍相接君諸人既有志心若能與薛子第俱來者皆即
假君以本鄉縣唯意所欲如其不爾無爲空勞往還自
此一去不反其年秋太宗復命攸之進圍彭城攸之以
清酒旣乾糧運不繼固執以爲非宜往反者七上大怒
詔攸之曰卿春中求代彭城吾恐軍士疲勞且去冬奔
散人心未宜復用不許卿所啓今便不肯爲吾行邪卿
若不行便可使吳喜獨去攸之懼乃奉旨進軍行至
墟上悔追軍令反攸之還至下邳而陳顯達於睢口爲
虜所破龍驤將軍姜產之司徒參軍高遵世戰沒虜追
攸之甚急因交戰被稍創會暮引軍入顯達壘夕衆散
八月十八日也攸之棄衆南奔初吳興丘劬彌丘隆先
沈誕沈榮守吳陸道量並以文記之才隨攸之及張永
比討永一奔攸之再敗劬彌等並皆陷沒攸之之還淮
陰以爲持節假冠軍將軍行南兗州刺史追贈姜產之
左軍將軍高遵世屯騎校尉四年徵攸之爲吳興太守
辭不拜乃除左衛將軍領太子中庶子五年出爲持節
監郢州諸軍郢州刺史爲政刻暴或鞭士大夫上佐以

下有忤意輒面加詈辱將吏一人亡叛同籍符伍充代者十餘人而曉達吏事自疆不息士民畏憚人莫敢欺聞有虎輒自圍捕往無不得一日或得兩三若逼暮不獲禽則宿昔圍守須曉自出賦斂嚴苦徵發無度繕治船舸營造器甲自至夏口便有異圖六年進監豫州之西陽司州之義陽二郡軍事進號鎮軍將軍泰豫元年太宗崩攸之與蔡興宗在外蕃同豫顧命進號安西將軍加散騎常侍給鼓吹一部未拜會巴西民李承明反執太守張澹蜀土騷擾時荊州刺史建平王景素被徵新除荊州刺史蔡興宗未之鎮乃遣攸之權行荊州事攸之既至會承明已平乃以攸之都督荆湘雖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鎮西將軍荊州刺史持節常侍如故至荊州政治如在夏口營造舟甲常如敵至時幼主在位羣公當朝攸之漸懷不臣之迹朝廷制度無所遵奉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密有異志以微旨動攸之使道士陳公昭作天公書一函題云沈丞相送付攸之門者攸之不開書推得公昭送之朝廷後廢帝元徽二季休範舉兵襲京邑攸之謂僚佐曰桂陽今反朝廷必聲云與攸之同若不顛沛勤王必增朝野之惑於是遣軍主孫同沈懷奧與軍馳下受郢州刺史晉熙王燮節度

同等始過夏口會休範平還進攸之號征西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固讓開府攸之自擅闖外朝廷疑憚之累
欲徵入慮不受命乃止羣公稱皇太后令遣中使問攸
之曰久勞于外宜還京輦然任寄之重換代殊爲未易
遂止之宜一以相委欲以觀察其意攸之答曰荷國重
恩名器至此自惟凡陋本無廊廟之姿至如戍防一蕃
撲討蠻蜒可彊充斯任雖自上如此豈敢厝心去留歸
還之事伏聽朝旨朝廷逾憚憚徵議遂息四年建平王
景素據京城反攸之復應朝廷景素尋平初元嘉中巴
東建平二郡軍府富實與江夏竟陵武陵並爲名郡世
祖於江夏置郢州郡罷軍府竟陵武陵亦並殘壞巴東
建平爲峽中蠻所破至是民人流散存者無幾其年春
攸之遣軍入峽討蠻帥田五郡等及景素反攸之急追
峽中軍巴東太守劉攘兵建平太守劉道欣並疑攸之
自有異志阻兵斷峽不聽軍下時攘兵元子天賜爲荆
州西曹攸之遣天賜譬說之令其解甲一無所問攘兵
見天賜知景素實反乃釋甲謝愆攸之待之如故後以
攘兵爲府司馬劉道欣堅守建平攘兵譬說不回乃與
伐蠻軍攻之破建平斬道欣臺直閭高道慶家在江陵
攸之初至州道慶時在家牒其親戚十餘人求州從事

西曹攸之爲用三人道慶大怒自入州取教毀之而去
及還都不詣攸之別道慶至都云攸之聚衆繕甲姦逆
不义楊暹長等常相疑畏乃與道慶密遣刺客齎廢帝
手詔以金餅賜攸之州府佐吏進其階級時有衆三頭
至江陵城北數里攸之自出格殺之忽有流矢集攸之
馬障泥其後刺客事發廢帝旣殞順帝卽位進攸之號
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班劔二十人遣攸之長
子司徒左長史元琰齎廢帝劊斫之具以示攸之元琰
旣至江陵攸之僂有異志腹心議有不同故其事不果
其季十一月乃發兵反叛攸之素蓄士馬資用豐積至

是戰士十萬鐵馬二千遣使要雒州刺史張敬兒梁州
刺史范伯季司州刺史姚道和湘州行事庾佩玉巴陵
內史王文和等敬兒文和斬其使馳表以聞伯季道和
佩玉懷兩端密相應和十二月十二日攸之遣其輔國
將軍中兵參軍督前鋒軍事孫同率寧朔將軍中兵參
軍武寶龍驤將軍騎兵參軍朱君拔寧朔將軍沈慧真
龍驤將軍中兵參軍王道起又遣司馬冠軍將軍劉攘
兵率寧朔將軍外兵參軍公孫方平龍驤將軍騎兵參
軍朱靈寶龍驤將軍騎兵參軍沈僧敬龍驤將軍高茂
又遣輔國將軍中兵參軍王靈秀輔國將軍中兵參軍

丁珍東率寧朔將軍中兵參軍王珍之寧朔將軍外兵
參軍楊景穆相繼俱下攸之自率輔國將軍錄事參軍
兼司馬武茂宗輔國將軍中兵參軍沈韶寧朔將軍中
兵參軍皇甫賢寧朔將軍中兵參軍胡欽之龍驤將軍
中兵參軍東門道順閏十月四日至夏口攸之將發江
陵使沙門釋僧桀筮之曰不至京邑當自郢州回還意
甚不悅初江津有雲氣狀如塵霧從西北來正蓋軍上
至沌口云當問訊安西暨泊黃金浦旣登岸郢城出軍
擊之攸之聞齊王世子據盆口震懾不敢下因攻郢城
時齊王輔政遣衆軍西討尚書符征西府曰尊冠賤履

君臣之位奉順忌逆成敗斯兆未有憑凌我郊圻侵軼
我河縣而不焚師燹甲靡旗亂轍者也沈攸之少長庸
賤擢自閭伍邀百戰之運乘一捷之功鑄山裂地腰金
拖紫窮貴於國極富於家擁旄蓄伯便無北面之禮受
督志屏卽有專征之釁橘柚不薦璆璫罕入箕賦深斂
毒被南郢枉繩矯墨害著西荆饕餮其心谿壑其性從
始至終凶壯得老今遂驅迫妖黨繕集厄卒結釁外城
送死中甸是而可忍孰不可懷今遣新除使持節督郢
州之義陽諸軍事平西將軍郢州刺史聞喜縣開國侯
黃回員外散騎常侍冠軍驍騎將軍南臨淮太守重安

縣開國子軍主王敬則輔國將軍屯騎校尉長壽縣開
國男王宜與輔國將軍南高平太守軍主陳承叔輔國
將軍左軍將軍南濮陽太守葛陽縣開國男軍主彭文
之龍驤將軍驃騎行參軍軍主召宰精甲二萬前鋒雲
騰又遣散騎常侍領游擊將軍湘南縣開國男新除使
持節督湘州諸軍事征虜將軍湘州刺史軍主呂安國
屯騎校尉寧朔將軍崔慧景輔國將軍軍主任候伯輔
國將軍驍騎將軍軍主蕭順之輔國將軍游擊將軍軍
主垣崇祖寧朔將軍虎賁中郎將軍主尹略屯騎校尉
南城令曹虎頭舳艫二萬駭驛繼邁又遣輔國將軍後
軍將軍右軍中兵參軍事軍主苟元賓寧朔將軍撫軍
中兵參軍事軍主郭文孝龍驤將軍撫軍中兵參軍事
軍主程隱嵩輕縹一萬截其津要新除持節督廣交越
寧湘州之廣興諸軍事領平越中郎將征虜將軍廣州
刺史統馬軍主沌陽縣開國子周盤龍輔國將軍後軍
統馬軍主張文愷龍驤將軍軍主薛道淵冠軍將軍游
擊將軍并州刺史南清河太守太原公軍主王敦勤龍
驤將軍射聲校尉王洪軌龍驤將軍宄從僕射軍主成
置等鐵馬五千龍驤後隊凡此諸師莫不勇力動天勁
志駕日接衝拔距鷹騰視顧時則前後風生暗鳴則

左右電起以此攻城何城不克以此赴敵何敵能堅然
後鑿戎薄臨龍席百萬六軍齊軌五輅舒旆丹旌發照
素甲生波樓煩白羽投蓋成岳漁陽墨騎浴鐵爲羣芝
艾同焚悔將何及符到之日幸加三省其鋒隙營壁之
主驅逼寇手之人若有投命軍門一無所問或能因罪
立績終不爾欺斬裾射珥唯功是與能斬送攸之首封
三千戶縣公賜布絹各五千匹信如河海皎然無貳飛
火軍攝文書千里驛行齊王出頓新亭馳檄數攸之罪
惡曰夫彎弓射天未見能至揮戈擊地多力安施何則
逆順之勢定殊禍福之驗易原也是以違乎天者鬼神

不能使其成會乎人者聖哲不能令其毀故劉濞賴七
國連兵之勢隗顛恃跨河據隴之資毋丘儉伐其踰海
越島之功諸葛誕矜其待士愛民之德彼四子者皆當
世雄傑以犯順取禍覆窟傾巢爲豎子笑况乎行陳凡
才斗筭小器而懷問鼎之志敢構無君之逆哉逆賊沈
攸之出自萊畝寂寥累世故司空沈公從父宗蔭愛之
若子卵翼吹噓得升官秩廢帝昏悖猜畏柱臣攸之貪
競乘機凶忍趨利躬行反噬請銜誅旨又攸之與譚金
童太壹等並受寵任朝爲牙爪同功共體世號三侯當
時親昵情過管鮑遭仰革運凶黨懼戮攸之狡猾用數

圖全賣禍既殺從父又害良朋雖呂布販君鄙寄賣友
方之斯人未足爲酷此其不信不義言詐翻覆諸夏之
所未有夷狄之所不爲也恭始開闢網漏吞舟略其凶
險取其搏噬故得階亂獲全因禍保福攸之空淺躁而
無謀濃湖崩挫本非已力及北伐彭泗望賊宵奔重討
下邳一鼓而遁再馘王師又應肆法先帝英聖量深河
海宥其回谿之敗冀收曲蟠之捷故得推遷幸會頓升
崇顯內端戎禁外臨方牧聖靈鼎湖遠頌顧命託寄崇
深義感金石而攸之知奉國諱喜見于容普天同哀已
以爲慶此其樂禍幸災大逆之舉一也又攸之累登蕃

兵自郢遷荆晉熨殿下以皇第代鎮地尊望重攸之肆
情陵侮斷割候迎料擇士馬簡筭器甲精審銳士並取
自隨郢城所留十不遺一專擅略虜罔顧國典此其包
藏禍志不恭不虔大逆之罪二也又攸之踐荆以來恒
用姦數既欲發兵宜有因假遂乃蹙迫羣蠻騷擾山谷
揚聲討伐盡戶發上蟻聚郭邑伺國盛衰從來積季末
不解甲遂使四野百縣路無男人耕田載租皆驅女弱
自古酷虐未聞有此其侮蔑朝廷大逆之罪三也去督
桂陽奇兵闕起京師內曩宗廟陪危攸之任居上流兵
疆地廣救援顛沛寔宜悉力國家倒懸方思身慮威遣

弱卒三千竝皆羸老使就郢州稟受節度欲令判否之
日委臯晉煖何其平日勅張實輕周邵爾時恭謹虛重
皇威此其伏慝藏詐持疑兩端大逆之臯四也又攸之
累據方州跋扈滋甚招誘輕狡往者咸納羈紲行侶過
境必畱仕子窮困不得歸其鄉商人畢命無由還其土
叛亡入境輒加攤護逋逃出界必遣窮追此其大逆之
臯五也又攸之自任專恣特行酷視吏若讎遇民如
草峻太半之賦暴參夷之刑鞭撻國士全用虜法一人
逃亡闔宗補代毒徧嬰孩虐加斑白獄囚恒滿市血常
流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奔馳道路號哭動天皇朝赦令
初不遵奉欲殺欲擊故曠蕩之澤長隔彼州此其無君
陵上大逆之臯六也蒼梧狂凶釁深桀紂猜貳外蕃鴟
目西顧畱其長息元琰以爲交質父子分張彌積季稔
賴社稷靈長獨夫遄戮攸之豫稟心靈宜同歡幸遂迷
惑顛倒深相嗟惜舉言哀桀揚聲伏堯此其不辨是非
罔識善惡違情背理大逆之臯七也廢昏立明先代盛
典交廣先到梁秦蚤及而攸之密邇內畿川塗弗遠驛
書至止晏若不聞未遣章表奄積旬朔防風後至夏典
所誅此其大逆之臯八也昇明肇曆恩深澤遠申其父
子之情矜其骨肉之恩馳遣元琰銜使西歸竝加崇授

寵貴重疊元琰達西便應反命攸之得此集聚豪誰之
恩不荷盛德反生讎讐此其大逆之梟九也攸之以谿
壑之性含梟鳩之腸直置天壤已稱醜穢况乃舉兵內
侮逞肆姦回斯寔惡熟梟成之辰決癘潰疽之日幕府
過荷朝寄義百常憤董司元戎龔行天罰今皇上聖明
將相仁厚約法三章輕刑緩賦年登歲阜家給人足上
有惠和之澤下無樂亂之心攸之不識天時妄圖姦逆
舉無名之師驅怨讎之黨是以朝野審其易取含識判
其成禽熊羆厲爪蓄攫製之心虎豹摩牙起吞噬之憤
鼓怒則冰原激電奮發則霜野奔雷以此定亂豈移晷

刻雖復衆徒梗陸舉郡阻川何足以抗沸海之濤當燒
山之焰彼士士民罹毒日久逃竄無路常所憫然今復
相逼起接鋒刃交戰之日蘭艾難分土崩倒戈宜爲蚤
計無使一人迷昧而九族就禍也弘宥之典有如皎日
攸之盡銳攻郢州行事柳世隆隨宜距應屢摧破之攸
之與武陵王贊牋曰江陵一總八州地居形勝鎮撫之
重宜以上歸本欲仰移節蓋改臨荆部所以未具上聞
者欲待至止面自咨申不圖重關擊柝覲接莫由若使
匡朝之誠終蔽於聖察襲遠之舉近攤於郢都則無以
謝製士之心何用塞義夫之志倭不犯關陵漢期一接

奉若夫斬蛟陷石之卒製酪卷鐵之將煙騰颯迅容或
驚動左右苟不獲已敢不先布下情又曰下宮位重分
陝富兼金穴子弟勝衣爵命已及親黨辨菽抽序便加
耳倦絃歌口厭梁肉布衣若此復欲何求豈不知俛眉
苟安保養餘齒何爲不計百口甘冒危難誠感歷朝之
遇欲報之於皇室爾昧理之徒謂下宮懷無厭之願既
貫誠於白日不復明心於殿下若使天必喪道忠節不
立政復闔門碎滅百死無恨但高祖王業艱難太祖劬
勞日昃卜世不盡七百之期宗社已成他人之有家國
之事未審於聖心何如攸之遣中兵參軍公孫方平馬

步三千向武昌太守臧渙棄郡投西陽太守王毓奔于
盆口方平因據西陽建寧太守張謨二守千人攻之
方平破走攸之攻郢城久不決衆心離沮昇明二年正
月十九日夜劉攘兵燒營入降郢城衆於是離散不可
復制將曉攸之斬劉天賜率大衆過江至魯山諸軍因
此散走還向江陵未百餘里聞城已爲雍州刺史張敬
兒所據無所歸乃與第三子中書侍郎文和至華容界
爲封人所斬送攸之初下留元琰守江陵張敬兒赴城
元琰逃走第五子幼和幼和弟靈和元琰子法先懿子
文和子法徵幼和子法茂並爲敬兒所禽伏誅初文和

尚齊王女義興憲公主公主早薨有二女至是齊王迎
還第內今皇帝卽位聽攸之及諸子喪還葬墓攸之第
二子懿太子洗馬先攸之卒攸之弟登之新安太守去
職在家爲吳興太守沈文秀所收斬登之弟雍之鄱陽
太守先攸之卒詔以雍之孫僧照爲義興公主後雍之
與攸之異生諸弟中最和謹尤見親愛攸之性儉去子
弟不得妄用財物唯恣雍之所須輒取齋中服飾分與
親舊以此爲常雍之弟榮之尚書庫部郎亦先攸之卒
攸之晚好讀書手不釋卷史漢事多所諳憶常歎曰早
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及攻郢城夜遇風浪米船

沉沒倉曹參軍崔靈鳳女幼適柳世隆子攸之正色謂
曰當今軍糧要急而卿不在此意將由與城內婚姻邪
靈鳳荅曰樂廣有言下官豈以五男易一女攸之歎然
意解初攸之招集才力之士隨郡人雙泰真有幹力召
不肯來後泰真至江陵賣買有以告攸之者攸之因留
之補隊副厚加料理泰真無停志少日叛走攸之遣二
十人被甲追之逐討甚急泰真殺數人餘者不敢近欲
過家將母去事迫不獲單身走入蠻追者旣失之錄其
母而去泰真旣失母乃出自歸攸之不罪曰此孝子也
賜錢一萬轉補隊主其矯情任筆皆如此初攸之賤時

與吳郡孫超之全景文共乘小船出京都三人共上引
棗有一人止而相之曰君三人皆當至方伯攸之曰豈
有三人俱有此相相者曰骨法如此若有不驗便是相
書悞耳其後攸之爲郢荆二州超之廣州景文豫州刺
史攸之初至郢州有順流之志府主簿宗儼之勸攻郢
城功曹臧寅以爲攻守勢異非旬日所拔若不時舉控
銳損威今順流長驅計日可捷旣傾根本則郢城豈能
自固攸之不從旣敗諸將帥皆奔散惟寅曰我委質事
人豈可苟免我之不負公猶公之不負朝廷也乃投水
死寅字士若東莞莒人也先是攸之在郢州州從事

與府錄事鞭攸之免從事官而更鞭錄事五十謂人曰
州官鞭府職誠非體要由小人凌侮士大夫倉曹參軍
事邊榮爲府錄事所辱攸之自爲榮鞭殺錄事攸之自
江陵下以榮爲留府司馬守城張敬兒將至人或說之
使詣敬兒降榮曰受沈公厚恩共如此大事一朝緩急
便改易本心不能行也城敗見敬兒敬兒問曰邊公何
不早來榮曰沈公見留守城而委城求活所不忍也本
不斬生何須見問敬兒曰死何難得命斬之歡笑而去
容無異色太山程邕之者素依隨榮至是抱持榮曰與
邊公周遊不忍見邊公前死乞見殺兵不得行戮以告

敬兒敬兒曰求死甚易何爲不許先殺邕之然後及榮
三軍莫不垂泣曰柰何一日殺二義士比之臧洪及陳
容榮金城人也廢帝之殞也攸之欲起兵問其知星人
葛珂之珂之曰自古起兵皆候太白太白見則成伏則
敗管桂陽以太白伏時舉兵一戰授首此近世明驗今
蕭公廢昏立明政值太白時此與天合也且太白尋出
東方東方利用兵西方不利故攸之止不反及後舉兵
珂之又曰今歲星守南斗其國不可伐攸之不從凡同
逆丁珍東孫同裴茂仲武宗儼之竝伏誅攸之表檄文
疏皆儼之詞也臧渙詣益城自歸今皇帝命斬之餘何

惡或爲亂軍所殺或遇赦得原

史臣曰臧質雖貪虐夙樹間望多闕奉義治流本無吞
噬之志也徒欲以幼君弱政期之於世祖據有中流嗣
桓庾之業旣主異穆哀臣皆代黨雖禮秩外厚而疑防
內深功高位重終非自安之地至於陵天犯順其出於
此乎攸之伺隙西郢季逾十載擅命專威無君已積及
天厭宋道鼎運將離不識代德之紀獨迷樂推之數公
休旣覆其族攸之亦屠厥身夫以釁亂自終固異代如

一也

宋書卷七十五

列傳

內采其高身

賦與之業瑞主

宋書卷七十五

列傳第三十五

梁沈約撰

王僧達 顏竣

王僧達琅邪臨沂人太保弘少子兄錫質訥乏風采太祖聞僧達蚤惠召見於德陽殿問其言學及家事應對閑敏上甚知之妻以臨川王義慶女少好學善屬文年未二十以為始與王濬後軍參軍遷太子舍人坐屬疾

康熙十五年重修

宋書卷七十五

列傳

一

於楊削橋觀鬪鷓鴣爲有司所糾原不問性好鷹犬與間
里少年相馳逐又躬自屠牛義慶聞如此令周旋沙門
慧觀造而觀之僧達陳書滿席與論文義慧觀酬答不
暇深相稱美與錫不協諱家貧求郡太祖欲以爲秦郡
吏部郎庾炳之曰王弘子旣不宜作秦郡僧達亦不堪
莅民乃止尋遷太子洗馬母憂去職兄錫罷臨海郡還
送故及奉祿百萬以上僧達一夕令奴輦取無復所餘
服闋爲宣城太守性好游獵而山郡無事僧達肆意馳
騁或三五日不歸受辭訟多在獵所民或相逢不識問
府君所在僧達曰近在後元嘉二十八年春索虜寇逼

都邑危懼僧達求入衛京師見許賊退又除宣城太守
頃之徙任義興三十年元凶弒立世祖入討普檄諸州
郡又符郡發兵僧達未知所從客說之曰方今釁逆滔
天古今未有爲君計莫若承義師之檄移告傍郡使工
言之士明示禍福苟在其心誰不響應此策上也如其
不能可躬率向義之徒詳擇水陸之便致身南歸亦其
次也僧達乃自候道南奔逢世祖於雒頭卽命爲長史
加征虜將軍初世祖發尋陽沈慶之謂人曰王僧達必
來赴義人問其所以慶之曰虜馬飲江王出赴難見在
先帝前議論開張執意明決以此言之其至必也上卽

位以爲尚書右僕射尋出爲使持節南蠻校尉加征虜將軍時南郡王義宣求留江陵南蠻不解不成行仍補護軍將軍僧達自負才地謂當時莫及上初踐阼卽居端右一二年間便望宰相及爲護軍不得志乃啓求徐州曰臣衰索餘生逢辰藉業先帝追念功臣晚及遺賤飾短捐陋布策稠采從官委褐十有一載早憑慶泰脫親盛明而有志於學無獨見之敏有務在身無偏鑒之識固不足建言世治備辯時宜竊以天恩不可終報尸素難可久處故猖狂蕪謬每陳所懷陛下孝誠發衷義順動物自龍飛以來實應九服同歡三光再朗而臣假

視巷里借聽民謠黎

六朝三字

未締其感遠近風議不

獲稍進臣所用夙宵六首宿寐疚心者也臣取之前載譬之於今當漢文之時可謂藉已成之業據旣安之運重以布衣菲食憂勤治道而賈誼披露廼誠猶有歎哭之諫况今承顛沛萬機惟始恩未及普信未遑周臣又聞前達有言天下重器也一安不可卒危一危亦不可卒安陛下神恩淵通亦當鑒之聖慮竊謂今之務惟在萬有爲已家國同憂允彼庶心從民之欲民有咨瘼之聲君表納隍之志下有愆弊之苦上無侈豫之情又應官酌其才爵疇其望與失不賞寧失不刑至若樞任重

司藩扞要鎮治亂攸寄動靜所歸百度惟新或可因而
弗革事在適宜無或定其出處天下多才在所用之臣
非惟寄觀世路謬識其難卽之於身詳見其弊何者臣
雖得免牆面書不入於學伍行無愆戾自無近於才能
直以廢託門世夙列榮華且近雖奔迸江路歸命南闕
竟何功效可以書賞而類出內寵陛下綢繆數旬之中
果發明詔自非才略有聲實相任豈可聞而弗驚履
而無懼固宜退省身分一恩之厚不知報答當在何期
夫見危致命死而後已皆殷勤前誥重其忘生臣感先
聖格言思在必効之地倖以生獲其志死得其所如使臣
享厚祿居重榮衣狐坐熊而無事於世者固所不能安
也今四夷猶警國未忘戰辮髮凶詭尤宜裁防間者天
兵未獲已肆其輕漢之心恐戎狄貪憚猶懷匪遜脫以
神州暫擾中夏兵饑容或一遊魂塞內重窺邊壘且高秋
在節胡馬興威宜圖其易蚤爲之所臣每一日三省志
在報效遠近小大顧其所安受效偏方得司者則慮之
所辦情有下疑若首統軍政董勒天兵旣才所不周實
誠亦非願陛下矜諒已厚願復曲體此心護軍之任臣
不敢處彭城軍府卽時過立且臣本在驅馳非希崇顯
輕智小號足以自安願一鑑恕特賜申獎則內外榮荷

存沒銘分上不許僧達三啓固陳上甚不說以爲征虜
將軍吳郡太守暮歲五遷僧達彌不得意吳郭西臺寺
多富沙門僧達求須不稱意乃遣主簿顧曠率門義劫
寺內沙門竺法瑤得數百萬荆江反叛加僧達置佐領
兵臺符聽置千人而輒立二十隊隊八十人又立宅於
吳多役公力坐免官初僧達爲太子洗馬在東宮愛念
軍人朱靈寶及出爲宣城靈寶已長僧達詐列死二寄
宣城左永之籍注以爲已子改名元序啓太祖以爲武
陵國典衛令又以補元陵國典書令建平國中將軍孝
建元年春事發又加小綱上表陳謝云不能因依左右

傾意權貴上愈怒僧達族子確年少美姿容僧達與之
私款確叔父休爲永嘉太守當將確之郡僧達欲逼留
之確知其意避不復往僧達大怒潛於所住屋後作大
坑欲誘確來別因殺而埋之從弟僧虔知其謀禁呵乃
止御史中丞劉瑀奏請收治上不許孝建三年除太常
意尤不悅頃之上表解職曰臣自審庸短少闕宦情兼
宿抱重疾年月稍甚生平素念願閑衡廬先朝追遠之
恩早見榮齒曩者以親貧須養僂俛從祿解褐後府十
有餘旬俄遷舍人殆不朝直實無緣坐闕宸寵尸爵家
庭情計二三屢經聞啓終獲允亮賜反初服還私未用

又擢爲洗馬意旨優隆其令且拜許有郡缺當務處置
會琅邪遷改卽蒙勅往反神翰慈誘殷勤令裝成卽自
隨靈寶往年淪覆長溪因彼散失仰感沉恩俯銘浮寵
臣釁積禍并仍丁艱訃聊及視息卽蒙遠問具啓以奉
營情事負舉猥多賜莅宣城極其窮躋仲春移任方冬
便值虜南侵臣忝同肺腑情爲義動苦求還都侍衛輦
轂至止之日戎旗已舉在郡雖淺而貪得分了方拂農
衣還事耕牧宣城民庶詣闕見請爾時勅亡從兄僧緯
宣見留之旨聞疾寡任野心素積仍附啓苦乞且旋任
還務未期亡兄臣錫奄見棄背啓解奔赴賜帶郡還

曾未淹積復除義興臣自天飛海泳豈假鱗翼徒思
施與日而深自處官以來未嘗有涓毫之積羸疾闇疾
又無人一諾而性狎林水偏愛禽魚議其所託動乖治
要故收崖斂分無忘俄頃寔由有待難供上裝未立東
郡奉輕西郊祿重具陳慙懇倘執初願置乞江湘遠郡
一二年中庶反耕之日糧藥有寄卽蒙亮許當賜矜擢
遭逢厄運天地崩離世蒙聖朝門情之顧及在臣身復
荷殊識義雖君臣恩猶父子臣誠庸蔽心過草木奉衛
之日不覺捐身單軀弱嗣千里共氣繼罹凶塗動臨危
盡生微朝露不察如絲信願所扶得獲全濟再見天地

重覩三光于時兄子僧亮等幽窘醜逆盡室獄戶山川
嶮岨吉凶路塞悠遠之思誰能勿勞嘗膽濡足是其公
願分心挂腹實亦私苦幸屬聖武尅復大業宇宙廓清
四表靖晏臣父子叔姪同獲泰辰造情追尋歸骨之本
欲以死明心誤有餘辰情願已展避逆向順終古常節
智力無効有何勳庸而頻煩恩榮動踰分次但忽病之
日不敢固辭故吞訴於鵠渚飲愧於新亭及元凶旣殄
人神獲乂端右之授卽具陳請天慈優渥每越常倫南
蠻護軍旬月私授臣三省非分必致孤負居常輕任尚
懼網墨況參要內職承寵外畿其取覆折不假識見敢
披誠啓訴表疏相屬或乞輕高就卑或願以閑易要言
誓致苦播於辭牘誠知固陋當觸明科去歲往年累犯
刑禁理無申可罪有恒典虛穢朝序慙累家業臣甘其
終物議其盡陛下棄其身瑕矜其貴戚迂略法憲曲相
全養臣一至之感口此何忘利伊恩升加以今位當時
震驚收足失所本忘閉情不敢聞命內慮於已外訪於
親以爲天地之仁施不期報再造之恩不可妄屬故洗
拂灰壤登沐膏露上處聖澤下更生辰合芳離蛻遐邇
改觀但偷榮託幸忽移此歲自見妨長轉不可寧宜其
沈放志事俱盡伏願陛下承太始之德加成物之恩及

臣狂蔽未至得於榮次自引聖朝厚終始之惠孤臣保
不泯之澤夫讓功爲高臣無功而讓專素爲美臣榮采
已積以是求還誠亦可愍又妻子爲居更無餘累婢僕
十餘粗有田入歲時是課足繼朝昏兼比日眩瞶更甚
風虛漸劇湊理合閉榮衛昏底心氣沖弱神志衰散念
此根疵不支歲月公私誠願宜蒙諒許乞狗餘辰以終
瑣運白水皎日不足爲譬願垂矜鑑哀申此請僧達文
旨抑揚詔付門下侍中何偃以其詞不遜啓付南臺又
坐免官頃之除江夏王義恭太傅長史臨淮太守又徙
太宰長史太守如故大明元年遷左衛將軍領太子中

庶子以歸順功封寧陵縣五等侯二年遷中書令先
南彭城蕃縣民高闡沙門釋曇標道方等共相誑惑自
言有鬼神龍鳳之瑞常聞簫鼓音與秣陵民藍宏期等
謀爲亂又要結殿中將軍苗允員外散騎侍郎嚴欣之
司空參軍闕千纂太宰府將程農王恬等謀剋二年八
月一日夜起兵攻宮門晨掩太宰江夏王義恭分兵襲
殺諸大臣以闡爲天子事發覺凡黨與死者數十人僧
達屢經狂逆上以其終無悛心因高闡事陷之下詔曰
王僧達餘慶所鍾早登榮觀輕險無行暴於世談值國
道中艱盡室願效甄其薄誠貫其鴻恩爵遍外內身窮

榮寵曾無在泮食椹懷音乃協規西楚志擾東區公行
剽掠顯奪凶黨倚結羣惡誣亂視聽朕每容隱思加蕩
雪曾無犬馬感恩之志而炎火成燎原之勢涓流北江
河之形遂脣齒高閣契規蘇寶搜詳妖圖覘察象緯逮
賊長臨梟餘黨就鞠咸布辭獄牒宣言虛市猶欲隱忍
法爲情屈小醜紛紜人扇方甚矯構風塵志希非覲固
已達諸公卿于朝野朕焉得輕宗社之重行匹夫之
仁殛山誅邪聖典所同戮諷翦律漢法攸尚便可收付
廷尉肅正刑書故太保華容文昭公弘美開歷朝綢繆
眷遇豈容忘茲勳德忽其世祀門爵國姻一不貶絕於

獄賜死時年三十六子道琰徙新安郡前廢帝卽位得
還京邑後廢帝元徽中爲廬陵國內史未至郡卒蘇寶
者名寶生本寒門有文義之美元嘉中立國子學爲毛
詩助教爲太祖所知官至南臺侍御史江寧令坐知高
閹反不卽啓聞與閹共伏誅

顏竣字士遜琅邪臨沂人光祿大夫延之子也太祖問
延之卿諸子誰有卿風對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矣得
臣義躍得臣酒竣初爲太學博士太子舍人出爲世祖
撫軍主簿甚被愛遇竣亦盡心補益元嘉中上不欲諸
王各立朋黨將召竣補尚書郎吏部尚書江湛以爲竣

在府有稱不宜回改上乃止遂隨府轉安北鎮軍北中
郎府生簿二十八年虜自彭城北歸復求互市竣議曰
愚以爲與虜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何以言其然夷秋
之欲侵暴正苦力之不足耳未嘗拘制信義用輟其謀
昔年江上之役乃是和親之所招歷稔交騁遂求國婚
朝廷羈縻之義依違不絕旣積歲月漸不可誣獸心無
厭重以忿怒故至於深入幸今因兵交之後華戎隔判
若言互市則復開曩敝之萌議者不過言互市之利在
得馬今棄此所重得彼下駟千匹以上尚不足言况所
得之數裁不十百邪一相交關卒難閉絕寇負力玩勝
驕黠已甚雖云互市實覘國情多贍其求則桀傲罔已
通而爲節則必生邊虞不如塞其端漸杜其缺望內修
德化外經邊事保境以觀其釁於事爲長初沙門釋僧
舍粗有學義謂竣曰貧道粗見識記當有真人應符名
稱次第屬在殿下竣在彭城嘗向親人叙之言遂宣布
聞於太祖時元凶巫蠱事已發故上不加推治世祖鎮
尋陽遷南中郎記室參軍三十年春以父延之致仕固
求解職不許賜假未發而太祖崩問至世祖舉兵入討
轉咨議參軍領錄事任總外內并造檄書世祖發尋陽
便有疾領錄事自沈慶之以下竝不堪相見唯竣出入

卧内斷決軍機時世祖屢經危篤不任咨稟凡厥衆事
竣皆專斷施行世祖踐祚以爲侍中俄遷左衛將軍加
散騎常侍辭常侍見許封建城縣侯食邑二千戶孝建
元年轉吏部尚書領驍騎將軍留心選舉自彊不息任
遇旣隆奏無不可其後謝莊代竣領選意多不行竣容
貌嚴毅莊風姿甚美賓客喧譁常歡笑答之時人爲之
語曰顏竣嗔而與人官謝莊笑而不與人官南郡王義
宣臧質等反以竣兼領軍義宣質諸子藏匿建康秣陵
湖熟江寧縣界世祖大怒免丹陽尹褚湛之官收四縣
官長以竣爲丹陽尹加散騎常侍先是竣未有子而大

司馬江夏王義恭諸子爲元凶所殺至是並各產男上
自爲制名名義恭子爲伯禽以比魯公伯禽周公旦之
子也名竣子爲辟疆以比漢侍中張良之子先是元嘉
中鑄四銖錢輪郭形制與五銖同用費損無利故百姓
不盜鑄及世祖卽位又鑄孝建四銖三年尚書右丞徐
爰議曰貴貨利民載自五政開鑄流圜法成九府民富
國實教立化光及時移谷易則通變適用是以周漢俶
遷隨世輕重降及後代財豐用足因條前寶無復改剏
年歷旣遠喪亂屢經堙焚剪毀日月銷滅貨薄民貧公
私俱困不有葦造將之大乏謂應或遵古典收銅繕鑄

納贖刑刑著在往策今宜以銅贖刑隨罰爲品詔可鑄錢形或薄小輪郭不成於是民間盜鑄者雲起雜以鉛錫並不牢固又剪鑿古錢以取其銅錢轉薄小稍違官式雖重制嚴刑民吏官長坐死免者相係而盜鑄彌甚百物踊貴民人患苦之乃立品格薄小無輪郭者悉加禁斷始與郡公沈慶之立議曰昔秦幣過重高祖是患普令民鑄改造榆莢而貨輕物重又復乖時太宗放鑄賈誼致譏誠以采山術存銅多利重耕戰之器曩時所用四民競造爲害或多而孝文弗納民鑄遂行故能行賈盈府天下殷富況今耕戰不用采鑄廢久鎔冶所

多因成器功艱利薄絕吳鄧之資農民不習無釋耒之息方今中興開運聖化惟新雖復偃甲銷戈而倉庫未實公私所乏唯錢而已愚謂宜聽民鑄錢郡縣開置錢署樂鑄之家皆居署內平其雜式去其雜僞官歛輪郭藏之以爲永寶去春所禁新品一時施用今鑄悉依此格萬稅三千嚴檢盜鑄并禁剪鑿數年之間公私豐贍銅盡事息姦僞自止且禁鑄則銅轉成器開鑄則器化爲財翦華利用於事爲益上下其事公卿太宰江夏王義恭議曰伏見沈慶之議聽民私鑄樂鑄之室皆人看居平其準式去其雜僞愚謂百姓不樂與官相關由來

甚久又多是人土蓋不願入署凡盜鑄爲利利在僞雜
僞雜既禁樂入必寡云歛取輪郭藏爲永寶愚謂上之
所貴下必從之百姓聞官歛輪郭輪郭之價百倍大小
對易誰肯爲之彊制使換則狀似逼奪又去春所禁新
品一時施用愚謂此條在可開許又云今鑄宜依此格
萬稅三千又云嚴檢盜鑄不得更造愚謂禁制之設非
惟巨昧利犯憲羣庶常情不患制輕患在冒犯今人署
必萬輸三千私鑄無十三之稅逐利犯禁居然不斷又
云銅盡事息姦僞自禁愚謂赤縣內銅非可卒盡比及
銅盡姦僞已積又云禁鑄則銅轉成器開鑄則器化爲

財然頃所患患於形式不均加以剪鑿

闕二

鉛錫泉所

耳越若止於盜鑄銅者亦無須苦禁竣議曰泉貨利用
近古所同輕重之議定於漢世魏晉以降未之能改誠
以物貨既均改之僞生故也世代漸久弊運頓至因革
之道宜有其術今云開署放鑄誠所欣同但慮採山事
絕器用日耗銅既轉少器亦彌貴設器直一千則鑄之
減半爲之無利雖令不行又云去春所禁一時施用是
欲使天下豐財若細物必行而不從公鑄利已既深情
僞無極私鑄剪鑿書不可禁五銖半兩之屬不盈一年
必至於盡財貨未贍大錢已竭數歲之間悉爲塵土豈

可令取弊之道基於皇代今百姓之貨雖爲轉少而市
井之民未有嗟怨此新禁初行品式未一須臾自止不
足以垂聖慮唯府藏空匱實爲重憂今縱行細錢官無
益賦之理百姓雖贍無解官乏唯簡費去華設在節儉
求贍之道莫此爲貴然錢有定限而消失無方剪鑄雖
息終致窮盡者亡應官開取銅之署絕器用之塗定其
品式日月漸鑄歲久之後不爲世益耳時議者又以銅
轉難得欲鑄二銖錢竣又議曰議者將爲官藏空虛宜
更改鑄天下銅少宜減錢式以救交弊賑國紓民愚以
爲不然今鑄二銖恣行新細於官無解於乏而人姦巧

大興天下之貨將靡碎至盡空立嚴禁而利深難絕不
過一二年間其弊不可復救其甚不可一也今鎔鑄有
頓得一二德理縱復得此必待彌年歲暮稅登財幣暫革
日用之費不贍數月雖權徵助何解乏邪徒使姦民意
騁而貽厥愆謀此又甚不可二也民懲大錢之改兼長
近日新禁市井之間必生喧擾遠利未開切患猥及富
商得志貧民困窘此又甚不可三也若使交益深重尚
不可行况又未見其利而衆弊如此失算當時取謂百
代乎前廢帝卽位鑄二銖錢形式轉細官錢每出民間
卽模効之而大小厚薄皆不及也無輪郭不磨鑢如今

之剪鑿者謂之未子景和元年沈慶之啓通私鑄由是
錢貨亂改一千錢長不盈三寸大小稱此謂之鵝眼錢
劣於此者謂之縷環錢入水不沉隨手破碎市井不復
料數十萬錢不盈一掬斗米一萬商貨不行太宗初唯
禁鵝眼縷環其餘皆通用復禁民鑄官署亦廢工尋復
並斷唯用古錢竣自散騎常侍丹陽尹加中書令丹陽
尹如故表讓中書令曰虛竊國靈坐招禁要聞命慙惶
形魂震越臣東州凡鄙生微於時長自閭閻不窺官轍
門無富貴志絕華伍直以委身壘畝饑寒交切先朝陶
均庶品不遺愚賤得免耕稅之勤廁仕進之末陛下盛

德居蕃總攬英異越以不才超塵清軌奉躬歷稔勞
莫書仰恃曲成之仁畢願守宰之秩豈期天地中闕殷
憂啓聖倚附興運擢景神塗雲飛海泳冠絕倫等曾未
三募殊命八萃詳料賞典則臣不應科瞻言勤良則臣
與侔貴方欲諱款皇朝降階盛序微已國言少徹身謗
而制書猥下爵樹彌隆臣小人也不及遠謀寵利之來
何能居約徒以上瀆天明下汨彝議灾謫之典懼必在
邇今之過授以先微身苟曰非據危辱將及十手所指
諭等膏肓所以寤寐兢遽維繫苦疾者也伏願陛下察
其丹誠矜其疾願絕會收恩以全愚分則造化之施方

茲爲薦見許時歲旱民饑竣上言禁錫一月息米近萬斛復代謝莊爲吏部尚書領太子左衛率未拜丁憂起爲右將軍丹陽尹如故竣藉蕃朝之舊極陳得失上自卽言之後多所與造竣諫爭懇切無所回避上意甚不說多不見從竣自謂才足幹時恩舊莫比當贊務居中承執朝政而所陳多不被納疑上欲疏之乃求外出以去時旨大明元年以爲東楊州刺史將軍如故所求既許便憂懼無計至州又丁母艱不許去職聽送喪還都恩待猶厚竣彌不自安每對親故頗懷怨憤又言朝事連謬人主得失及王僧達被誅謂爲竣所讒構臨死陳

竣前後忿懟每懷言不見從僧達所言頗有相符據上乃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奏之曰臣聞人臣之奉主毀家光國竭情無私若乃無禮陵人怙富卑上是以王叔作戒子哲爲戮未有背本塞原好利忘義而得自容盛世溷亂清流者也右將軍東楊州刺史建城縣開國侯顏竣因附風雲謬蒙翼長天地更造拔以非次聖朝親攬萬務一歸而窺覘國柄潛圖秉執受任選曹驅扇滋甚出尹京輦形勢彌放傳詔犯憲舊須啓聞而竣以通譏忤已輒加鞭辱罔顧威靈莫此爲甚嚴詔屢發當官責效竣權恣不行怨懟彌起懷挾姦數苞藏陰慝預聞中

旨罔不宜露罰則委上恩必歸已荷遇之門卽加謗辱
受譴之室曲相哀撫翻矣朝紀狡惑視聽脅懼上宰激
動閭閻未上慮聞內懷猜懼僞請東牧以卜天旨旣獲
出蕃怨詈方肆反脣腹誹方之已輕且時有啓奏必協
姦私宣示親朋動作群小前冬母亡詔賜還葬事畢不
去盤桓經時方構閒勳貴造立同異又表示危懼深營
身觀曲訪大臣慮不全立遂以已被斥外國道將顛躄
積懷抱惡窮辭色兼行闕於家早負世議逮身居崇寵
奉兼萬金榮以夸親祿不克養宿憾母弟恃貴輒戮天
倫怨毒親交震駭凡所莅任皆闕政刑輒開丹陽庫物
貸借吏下多假資禮解爲門生克朝滿野殆將千計
放自下妨公害私取監解見錢以供帳下賓旅酣歌不
異平月街談道說非復風聲竣代都文吏特荷天私棄
瑕錄用豫參要重勞無汗馬賞班河山出內寵靈逾甚
倫伍山川之性日月彌滋溪壑之心在盈彌歎虎兇狼
貪未足爲譬今皇明開耀品物咸亨傷俗黠化寔難害
焉宜加顯戮以彰盛化請以見事免竣所居官下太常
削爵土須事御收付廷尉法獄辜上未欲便加大戮且
止免官竣頻啓謝罪并乞性命上愈怒詔答曰憲司所
奏非宿昔所以相期卿受榮遇故當極此訕訐怨憤已

孤本望乃復過煩思慮懼不自全豈爲下事上誠節之
至邪及竟陵王誕爲逆因此陷之召御史中丞庾徽之
於前爲奏奏成詔曰竣孤負恩養乃可至此於獄賜死
妻息宥之以遠子辟強徙送交州又於道殺之竣文集
行於世

史臣曰世祖弱歲臨蕃涵道未廣披胃解帶義止賓僚
及運鍾傾陂身危慮切擢瞻抽肝猶患言未盡也至於
馮玉負展威行萬物欲有必從事無暫失旣而憂歡異
日甘苦變心主挾今情臣追昔款宋昌之報上賞已行
同舟之慮下望愈結嫌怨旣前誅責自起竣之取費
世蓋由此乎爲人臣者若能事主而捐其私立功而忘
其報雖求顛陷不可得也

宋書卷七十六

列傳第三十六

深沈 約撰

朱脩之

宗 愨

王玄謨

朱脩之字恭祖義興平氏人也曾祖燾晉平西將軍祖序
豫州刺史父湛益州刺史脩之自州主簿遷司徒從事中
郎文帝謂曰卿曾祖昔為王導丞相中郎卿今又為王弘
中郎可謂不忝爾祖矣後隨到彥之北伐彥之自河南回

康熙十五年重修

宋書卷七十六

列傳

留脩之戍滑臺爲虜所圍數月糧盡將士烹鼠食之遂陷於虜初脩之母聞其被圍旣久常憂之忽一日乳汁驚出母號泣告家人曰吾今已老忽復有乳汁斯不祥矣吾兒其不利乎後問至脩之果以此日陷沒拓跋燾嘉其守節以爲侍中妻以宗室女脩之潛謀南歸妻疑之每流涕問其意脩之鄭嘉其義竟不告也後鮮卑馮弘稱燕王治黃龍城拓跋燾伐之脩之與同没人邢懷明竝從又有徐卓者復欲率南人竊發事泄被誅脩之懷明懼奔馮弘弘不禮留一年會宋使傅詔至脩之名位素顯傅詔見卽拜之彼國敬傳詔謂爲天子邊人見其致敬於脩之乃始加禮時魏屢伐弘或說弘遣脩之歸求救遂遣之泛海至東萊遇猛風柁折垂以長索船乃復正海師望見飛鳥知其近岸須臾至東萊元嘉九年至京邑以爲黃門侍郎累遷江夏內史雍州刺史劉道產卒羣蠻大動脩之爲征西司馬討蠻失利孝武初爲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脩之在政寬簡士衆悅附及荊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反徵脩之舉兵脩之僞與之同而遣使陳誠於帝帝嘉之以爲荊州刺史加都督義宣聞脩之不與已同乃以魯秀爲雍州刺史擊襄陽脩之命斷馬鞍山道秀不得前乃退及義宣敗於梁山

單舟南走脩之率衆南定遺寇時竺超民執義宣脩之
至乃殺之以功封南昌縣侯脩之治身清約凡所贈脫
一無所受有餉或受之而旋與佐吏賭之終不入已唯
以撫納羣蠻爲務徵爲左民尚書轉領軍將軍去鎮秋
毫不犯計在州然油及牛馬穀草以私錢十六萬償之
然性儉尅少恩情姊在鄉里饑寒不立脩之未嘗供贍
嘗往視姊姊欲激之爲設菜羹麤飢脩之曰此乃貧家
好食致飽而去先是新野庾彥達爲益州刺史攜姊之
鎮分祿秩之半以供贍之西土稱焉脩之後墜車折脚
辭尚書領崇憲太僕仍加特進金紫光祿大夫以脚疾
不堪獨行特給扶持卒贈侍中特進如故謚貞侯

宗慙字元幹南陽人也叔父炳高尚不仕慙年少時炳
問其志慙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炳曰汝不富貴卽破
我家矣兄必娶妻始入門夜被劫慙年十四挺身拒賊
賊十餘人皆披散不得入室時天下無事士人竝以文
義爲業炳素高節諸子羣從皆好學而慙獨任氣好武
故不爲鄉曲所稱江夏王義恭爲征北將軍南兗州刺
史慙隨鎮廣陵時從兄綺爲征北府主簿綺嘗入直而
給吏牛泰與綺妾私通慙殺泰綺壯其意不責也元嘉
二十二年伐林邑慙自奮請行義恭舉慙有膽勇乃除

震武將軍爲安西參軍蕭景憲軍副隨交州刺史檀和之圍區粟城林邑遣將范毗沙達來救區粟和之遣偏軍拒之爲賊所敗又遣憖憖乃分軍爲數道偃旗潛進討破之拔區粟入象浦林邑王范陽邁傾國來拒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士卒不能當憖曰吾聞師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禦象果驚奔衆因潰散遂克林邑收其異寶雜物不可勝計憖一無所取衣櫛蕭然文帝甚嘉之後爲隨郡太守雍州蠻屢爲寇建威將軍沈慶之率憖及柳元景等諸將分道攻之羣蠻大潰又南新郡蠻帥田彥生率部曲反叛焚燒郡城屯據白楊山元

景攻之未能下憖率其所領先登衆軍隨之羣蠻由是畏服二十年孝武伐元凶以憖爲南中郎諮議參軍領中兵孝武卽位以爲左衛將軍封洮陽侯功次柳元景孝建中累遷豫州刺史監五州諸軍事先是鄉人庾業家甚富豪方丈之膳以待賓客而憖至設以菜菹粟飯謂客曰宗軍人慣噉麤食憖致飽而去至是業爲憖長史帶梁郡憖待之甚厚不以前事爲嫌大明三年竟陵王誕據廣陵反憖表求赴討乘驛詣都面受節度上停輿慰勉憖聳躍數十左右顧盼上壯之及行隸車騎大將軍沈慶之初誕誑其衆云宗憖助我及憖至躍馬繞

城呼曰我宗慈也事平入爲左衛將軍五年從獵墮馬
脚折不堪朝直以爲光祿大夫加金紫慈有佳牛堪進
御官買不肯賣坐免官明年復職廢帝卽位爲寧蠻校
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卒贈征西將軍謚曰肅侯太始二
年詔以慈配食孝武廟子羅雲卒子元寶嗣

王玄謨字彥德太原祁人也六世祖宏河東太守綿竹
侯以從叔司徒允之難棄官北居新興仍爲新興鴈門
太守其自叙云爾祖宰仕慕容氏爲上谷太守陷慕容
德居青州父秀早卒玄謨幼而不羣世父蕤有知人鑒
常笑曰此兒氣槩高亮有太尉彥雲之風武帝臨徐州

辟爲從事史與語異之少帝末謝晦爲荊州請爲南蠻
行參軍武昌太守晦敗以非大帥見原元嘉中補長沙
王義欣鎮軍中兵將軍領汝陰太守時虜攻陷滑臺執
朱脩之以歸玄謨上疏曰王途始開隨復淪塞非惟天
時抑亦人事虎牢滑臺豈惟將之不良抑亦本之不固
本之不固皆由民憚遠役臣請以西陽之魯陽襄陽之
洧鄉發甲卒分爲兩道直趣滄澠征士無遠徭之思吏
士有屢休之歌若欲以東國之衆經營宇洛道途旣遠
獨克實難玄謨每陳北侵之策上謂殷景仁曰聞王玄
謨陳說使人有封狼居意後爲興安侯義賓輔國司馬

彭城太守義賓薨玄謨上表以彭城要兼水陸請以皇子撫臨州事乃以孝武出鎮及大舉北征以玄謨爲寧朔將軍前鋒入河受輔國將軍蕭斌節度玄謨向碯礮戍主奔走遂圍滑臺積旬不克虜王拓跋燾率大衆號百萬鞞鼓之聲震動天地玄謨軍衆亦盛器械甚精而玄謨專依所見多行殺戮初圍城城內多茅屋衆求以火箭燒之玄謨恐損亡軍實不從城中卽撤壞之空地以爲窟室及魏救將至衆請發車爲營又不從將士多離怨又營貨利一匹布責人八百梨以此倍失人心及拓跋燾軍至乃奔退麾下散亡畧盡蕭斌將斬之沈慶

之固諫曰佛狸威震天下控弦百萬豈玄謨所能當且殺戰將以自弱非良計也斌乃止初玄謨始將見殺夢人告曰誦觀音經千遍則免旣覺誦之得千遍明日將刑誦之不輟忽傳呼停刑遣代守碯礮江夏王義恭爲征討都督以爲碯礮不可守召令還爲魏軍所追大破之流矢中臂二十八年正月還至歷城義恭與玄謨書曰聞因敗爲成臂上金瘡得非金印之徵也元凶弒立玄謨爲益州刺史孝武伐逆玄謨遣濟南太守垣護之將兵赴義事平除徐州刺史加都督及南郡王義宣與江州刺史臧質反朝廷假玄謨輔國將軍拜豫州刺史

與柳元景南討軍屯梁山夾岸築偃月壘水陸待之義
宣遣劉湛之就臧質陳軍城南玄謨留老弱守城悉精
兵接戰賊遂大潰加都督前將軍封曲江縣侯中軍司
馬劉沖之白孝武言玄謨在梁山與義宣通謀上意不
能明使有司奏玄謨多取寶貨虛張戰簿與徐州刺史
垣護之竝免官尋復爲豫州刺史淮上亡命司馬黑石
推立夏侯方進爲主改姓李名弘以惑衆玄謨討斬之
遷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雍土多僑寓玄謨請土
斷流民當時百姓不願屬籍罷之其年玄謨又令九品
以上租使貧富相通境內莫不嗟怨民間訛言玄謨欲

反時柳元景當權元景弟僧景爲新城太守以元景之
勢制令南陽順陽上庸新城諸郡竝發兵討玄謨玄謨
令內外晏然以解衆惑馳啓孝武具陳本末帝知其虛
馳遣主書吳喜公撫慰之又答曰梁山風塵初不介意
君臣之際過足相保聊復爲笑伸卿眉頭玄謨性嚴未
嘗妄笑時人言玄謨眉頭未曾伸故帝以此戲之後爲
金紫光祿大夫領太常及建明堂以本官領起部尚書
又領北選孝武御侮羣臣隨其狀貌各有比類多鬚者
謂之羊顏師伯缺齒號之曰齧劉秀之儉吝呼爲老慳
黃門侍郎宗靈秀體肥拜起不便每至集會多所賜與

欲其瞻謝領陪以爲歡笑又刻木作靈秀父光祿勳叔
獻像送其家廳事柳元景短護之並北人而玄謨獨受
老僮之日凡所稱謂四方書疏亦如之嘗爲玄謨作四
時詩曰薑茶供春膳粟漿克夏食炮醬調秋菜白醴解
冬寒又寵一峴嶮奴子名曰主常在左右令以杖擊奉
臣自柳元景以下皆羅其毒玄謨尋遷平北將軍徐州
刺史加都督時北土饑饉乃散私穀十萬斛牛千頭以
振之轉領軍將軍孝武崩與柳元景等俱受顧命以外
監事委玄謨時朝政多門玄謨以嚴直不容徒青冀二
州刺史加都督少帝旣誅顏師伯柳元景等狂悖益甚
以領軍徵玄謨子姪咸勸稱疾玄謨曰吾受先帝厚恩
豈可畏禍苟免遂行及至屢表諫諍又流涕請緩刑去
殺以安元元少帝大怒明帝卽位禮遇甚優時四方反
叛以玄謨爲大統領水軍南討以脚疾聽乘輿出入尋
除大將軍江州刺史副司徒建安王於赭圻賜以諸葛
亮蒲袖鎧頃之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護軍
遷南豫州刺史加都督玄謨性嚴剋少恩而將軍宗越
御下更苛酷軍士謂之語曰寧作五年徒不逢王玄謨
玄謨猶自可宗越更殺我年八十一薨諡曰莊公子深
早卒子績嗣

史臣曰脩之宗慈皆以將帥之材懷廉潔之操有足稱
為玄謀雖苛剋少恩然觀其大節亦足為美當少帝失
道多所殺戮而能冒履不測傾心輔弼斯可謂忘身徇
國者歟

